

雙劍書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雙劍雪

華陽散人編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林鮑正鶴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　　言

閻　華

《雙劍雪》二卷，每卷四回演一故事。正文首葉題「華陽散人編輯」，「蝦天居士批閱」。

本書第一卷有「我朝沈石田、王弇州、陳眉公」之語，結尾處云「此時正值弘光登極南京」，可斷作者為由明入清者，書當成於清初。卓爾堪《明遺民詩》卷十四目錄吳拱宸名下小傳：「字襄宗，號華陽散人，丹徒孝廉，肆志山水，終於茅山。」有研究者認為，此號「華陽散人」之吳拱宸即為本書作者。（王汝梅《鴛鴦緘》及其作者初探，《明清小說論叢》第一輯）

《雙劍雪》係書坊析《鴛鴦緘》之三，四卷改易書名而成。題署、行款皆與《鴛鴦緘》同。《鴛鴦緘》僅存第一卷，有圖八葉，第三、七、八三圖版心下所題文字「認年家杯酒呈身」、「煞風景野猪還原」、「不逆詐得財又得官」，即為本書卷一第一回、卷二第二回和第四回之回目。《鴛鴦緘》卷一第一回第八、九、十葉，第四回第七十九、八十葉，版匡下鐫有「覺世棒初刻」，本書卷一第二回第四十三葉版匡下亦鐫有此五字。本書卷一第一回第二十八葉下有雙行小字：「卷三一回終」，可見本書第一卷原為《鴛鴦緘》之卷三。日本天明四年秋水園主人輯《畫引小說字彙》已徵引《鴛鴦緘》和《雙劍雪》二書。日本天明四年相當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鴛鴦緘》之離析，當不晚於乾隆中期。

大連圖書館藏東是赤綠山房刻本，為是書海内外僅見之孤本，茲據以影印。板匡原高一九一

○毫米，寬
一一〇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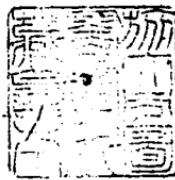
一著

真○文○章○從○來○波○折○

假○面○目○占○盡○風○

第一回

應○聲○氣○抬○賢○偶○社○
年○家○杯○酒○呈○身○



第二回

橫○口○談○題○月○昌○記○大○四○書○
滿○腹○奇○文○章○草○註○等○書○

第三回

情の刻の向
代の詩の古
葉の文納の栗の走の南の比
副榜の元の點の

第四回

撒の假の向
得の到の代
開の底の葉
仙の狗の副
真の明の榜
玩の山の元
世の來の點

第二卷

歡喜冤家一場空熱鬧

摸錢折本三合大姻緣

第一回

姑○夫○妻○一○口○吸○南○江○

姑○夫○妻○一○口○吸○南○江○

第二回

庚○來○歷○乾○魚○放○生○

煞○風○情○野○諸○還○恩○

第三回

宣○淹○償○熱○債○大○鬧○端○陽○
告○節○嫁○寒○傷○精○惺○暮○景○

第四回

好○不○是○詐○渴○則○又○渴○官○
頭○有○福○還○有○毒○

吟珥樓新鐫繡像小覩雙劍雪卷

華陽散人

卷之三

真文章後來波折

周天居十
州周占盡風騷

卷之三

優孟衣冠足奇
埋胸錦繡艱洁玉
珠古評今先寶學

文章花樣恰隨時
貼面丹黃每相皮
天聾妙吸棍吾師

從來文士虛名累

君相原上意故之千古

名言

這首詩畢為我筆讀書的而作說道士為西民之首
難道帶頂方巾穿雙朱履在街市上搖一府面爾
說得硬梆話說是一箇上人了不虛只為讀書的人
文章功名從此出節義德行也從此出做秀才時節
埋頭讀書博古通今天文地經構樂兵刑錯綜貫串
又將古人所行的忠孝節義一并都看在五官上做
箇法律從此中舉人進士為朝廷辦事業自然好的

次則經濟學問不甚識得。一日念上勞病時，大五經
古書，和了記得。不干已事。一毫莫管。富的開戶，清貧
者隨分處。館這也。就美第二等。若是進了學。
似帶了一頂平天冠。有述妓，串戲的，有種科，茂片，圖
肥，酒，肉，耽的。痛切時，病恰當。明日告假，明日告假。這邊干証，那邊
公舉的，桺色，欖錢，糧，硬幫中保的。得了二三錢，轉馬上。肚
子，膀胱，上都硬浪起來。大葷飯店，偏食，酒家，燒刀，炒豆，細嚼，橫吞。宗師，歲考，方拆造，歲文錢，賈盞油，去溫習。

那楠曉袖珍這幾日街坊上却也平靜了許多。這是
有名頭的罪過，却也說不得。許多獨有那一班驚名
趨勢的氣習，小秀才踏腳不牢，又提點不緊，墮入
此道，却是無藥可醫。從來有真名士，就有一般假名
士。偏那假的虛囂氣質，頑鈍面孔，咬文嚼字，裝模倣
樣，比那真的更覺有才華，有蘊蓄。子弟學了，口角自
然虛浮，學問斷不長進。說話的你錯了，古云三代以
上之士，惟恐好名。三代以下之士，唯恐小好名。你却

不知名字有兩樣有名實之名○有名實之名○自然香的○自然青的○梅子○自然酸的○有了遠嗣實料後有那個名稱○如精○難的叫做忠臣貞氣節的叫做義士○西子○嬌叫做美人○這便是名實之名○那聲名之名○如一而鼓樂工打去擊○响○袖子打云也擊○响○一口鐘和尚撞了嗚○哩子撞了也嗚○若是待打鐘纔响還美應時的更有那風箏錢馬○無故波○喧○巢鳥○鳥○鳴○逢人繁○點盡不是容易惹○獻的在

下○的○也○從○這○裡○出○身○為○何○搬○演○出○來○與○人○笨○話○但○在
下○的○原○是○愛○惜○同○類○意○忠○大○家○莫○要○錯○認○了○只○為○這
虛○張○聲○名○却○有○寶○禍○虛○名○界○自○家○愛○用○寶○禍○却○連○累
入○造○古○及○今○為○這○一○種○虛○擾○妄○的○人○惹○了○三○場○大○
禍○賄○京○教○門○不○小○不○但○不○能○隔○了○好○的○熟○是○孔○夫○子○
也○堆○了○一○頭○的○雀○糞○洗○也○洗○不○干○净○連○那○儒○學○門○
端○七○正○八○倒○反○與○那○些○和○尚○通○七○們○做○了○笑○具○你○說
是○那○三○場○大○禍○

一曰焚坑之禍

二曰黨銅之禍

三曰清流之禍

這抗儒却是秦時的事黨銅是漢朝的事清流是唐
朝的事這三般裡殺的人那箇不是真正名士你道
為何也美出這樣大禍來難道這三個皇帝與也有
甚麼冤仇麼只為這般人一時集亂多了有賢有愚
今日發縱教這國興兵明日連橫教那國出戰秋下

談天雕龍陞白界同要春併曉有人獻兵書慕長生
魏有人献仙術效與不教久之自然熟了却又這個
標榜那箇鄉邊批抹這邊歲詩打謠謡毀朝政甚且
不怕朝廷反畏清議以致軍相王公都要虛心實慮
買他們歡心恐怕一時批點壞了不惜那人品官聲
振刷不趣即千載之下串戲文也要抹他臉上我
筆妙空你道這些扯淡事情真個都是正經人做下
的真個是從朝廷起見不民生乞命的只道心頭虛

譁一唱首和況直郡此權相奸賊奪鑑。寡董肯送
容這薄憑幫頭替他整牌坊。麼當此為名。一網打盡。
到這時節那裡分白是玉是金的銀物。施是皇帝
老子也還未必知得哩。若是魯仲連申繫。這等大
真正是名黨中祥麟威鳳。那箇不起義。忠義。清範。清
二椿新近故事好將來做個榜樣。你道這話。

卷一
一
中華書局影印

○年家書歸身

奇○萬○世○代○の如○時○而
文○舊○人○同○意○達○
不○同○肝○聖○云○
欲○一○腰○賢○文○
賞○空○中○傳○章○

好○周○舉○虛○秀○
官○葬○勸○擊○才○
甘○共○滋○妙○每○
笑○一○扁○相○無○
罵○社○馬○下○候○

盜跖遇先師

一場大話欄

此人不是秦不是漢不是唐宋就是崇禎年間的事
却說那崇禎皇帝因除了逆黨將那耐煩的大小官
兒盡情痛處立了鐵案此時在朝的正人君子人
改頭換面箇々瀝胆披肝為盛世幹一輩事奉却那
草莽之臣也個个延頸待涼那到讀書的數無無數
爭相躍摩從那登極至末年一科勝於一科一科
似一省也是豐城之劍出土鋒光萬丈

聖精華，爛熳到極處，真箇是天開地辟，一時文明
極盛之○治其時處，都有文社詩會，無論城市斯文
奏集之地，或是鄉村市鎮，有幾箇讀書的母論，已進
未進也。要枯一社，結一會，三六九月課文，課詩，那三
美地方，最著的是角復社，那復社內明友，真正是人
人桂葉瑩枝，簡珠眞玉潤，不說那詩文裡，面白海
內，做了領袖，還要重在立品，立行，因此造就一班人
物，不但十林中，他做箇榜樣，就是寧相詞林，也沒

有箇不歸重約你。差贊幣分付子侄們附會。聲氣逆此風。會漸廣。衣彷彿漸多。是以處士文會俱要立一箇社。名正異。

風氣所生

不輕而走

神三不朽

立德立言

山東昌府平原縣一個秀才姓宋名璣。字連玉。其人生在世家。華胄宗族中鄉會同年。歷游天下。這宋連玉莫說他不肯出一州覓縣去。就是那佛官的。

這輩本沒學過，連門也進不得。他見州縣年來在風
臨上司的，他却從來不曉得買箇手本，去打個照面。
自在秋風就是那同年現任的，除他是一位紳介
的名士到先君人情帳來請他，莫說他不肯去，且面
會反似那現任的來打他的秋風一般，不辭說是游
學他方，就杆籠是專扁未愈，鎮日埋頭看書，戶外間
事不但不問，且不時轉易上他的耳屎，若是紫米勾
支得錢，日連那兩扇太門，洗藥孔夫子的紅門一腹。

一年整日閑着，也未上幾次。因是守着兩本子書，未曉得營運家事。一年，誠做一年，漸漸消乏了。若論他才學，却也不比他的家事算。他時文市文詩詞歌賦，連那小品雜作，無不精妙博綜。有個體日，細手細工，莽千萬餘言，倚馬可待，真箇是。

出無入，有那骨瘦哭神形，捲海翻江，不顧天荒地老。

這樣才子，却是萬中難選一的。且作

《榆陰學書》

不誇張無，然時文賽過王唐程薛。古人上賈黃州，
揚他一味虛恭進人請教，有人讚揚他文字好的，他
也全不動一歡喜面。有人不喜他，文章疏中抹葱，
他兩句他也只當講益，不動怨恨念頭。每日有此相
朋友對他說道：宋兄，你的文字也美滿，向有名的了。
我替你寫稿，或多不能盡刻，或留待中下作個未刊
華。只是你考的業首優等，也不詳其數，何不將那歷
米誠莊列榜起來，再者你那古風近體的詩，朝風集。

月○何○止○千○百○萬○首○拿○來○簡○選○一○番○刺○你○一○部○詩○集○流○傳○出○去○替○我○們○北○路○上○讀○書○的○增○些○光○輝○瑞○若○梨○東○不足○我○們○奏○個○會○紀○與○你○刻○成○時○一○摺○見○惠○我○我○部○難○道○環○舉○搖○會○利○占○你○便○宜○慶○宋○連○玉○聽○了○面○上○通○紅○道○諸○兄○莫○說○錯○了○宋○王○的○詩○大○选○可○以○刻○来○問○世○莫○謂○天○下○無○人○珍○重○珍○重○別○送○下○衆○友○心○上○還○有○幾○日○歎○然○不○安○的○意○思○他○一○句○也○曾○唯○告○同○學○一○班○十○分○個○朋○友○結○個○文○社○叫○做○翼○社○這○土○地○有○一○個○姓○

芸名錦字繡虎的是同學內數一數二的朋友與宋連玉你第一他第二更審案者也考正大細几遭這一社內又稱得文章性命之交從三六九日先期承定某日該某人當社到那日衆友不約齊到那人家兩篇四書又一箇詩題不論古風近体這三篇定眼本日齊完不許給燭帶回如此也有幾年了但西北邊才情古朴文社繙坐這翼社却是第一箇有名的是這正是

修身力學處女同

達就吾儒第一功

不見沾安窮賈誼

許多將相本王通

其時學內又有一箇秀才姓卜名亨，字文清，其人也是世家族中也有幾個鄉甲科力祖是進士做過布政的家道富贍，因連奸陷罪，書齋又有無數書，含花園，論他家的藏書却也汗牛之棟，論他家的花卉，是金斧平泉，家中使用多人，只有五個，隨身伴童，取深意的一箇叫做壽鹿，一箇叫做鳳，這兩個人

有且是小亨一對好耕手莫說應賓年少會讀文茶
迎風湊趣着人的意兒孰是小亨拿空徒影一時有
船顧不到處他兩個冷眼悲心一件弥縫得無一
點痕跡勢嘴則口似懸河眼則脚似穿梭除
非是上山擒虎下水斬蛟這等事做不得來若除此
兩樣只要老卜咳嗽噉兒曉得是甚事這兩個正

是

說謊妖怪

覘空祖師

這卜亨一時也離不得這兩個人原來卜亨也是十三四歲就進了學自從進學後打馬吊抹骨牌等戲無不精妙若論起讀書本經也不知是那一經那本四書自從蒙師點句讀後不知可曾溫習第二酒你說他藏書多那一本禮記中華通鑑圖內有范卉何曾整，在書房裡坐了一日，就日暮了這兩個幫手開得那個年家在其處做官送來一副杯盤，
柄詩扇寫箇年家晚生帖子去杠大名或與通鑑

這事成精地打兩三遭。右撞兵將不勝其苦，都設計
一封書，說他才品高人、文章出眾，博送他別處。
去，你道他既仗了這個名勢，人添了這個行頭，莫說
起小民，就是那官府誰不體面相待？久之，那村扇
的本錢也不消要的，就在裡邊擡哩，虛用以致贈書。
怕嫖妓婦穢，使費都是取之有條的，可要作怪！他
生來有幾般勝人絕技，你道是那樣？

一雙好手。

—○—○—○

好○好○好○
記性

如何叫做好手他生来大章與他無緣却生来手楷
靈潤寫得一筆好字不論重金向誰索拿起来飛
飛舞上寫去雖不是顏柳歐蘇却有些新鮮圖書印色
居然可以藏拙得這那張口又如洪河噴涌你說這
樣他說這般他說那支詩古談今後

今之所謂才

審批王談鋒所及朝家政令市巷瑣談从今人燥
脾那付胆不天付全才閑相識未相識不問這件事曉得不曉
得不問這宗事做時做不得文就文武就武閣下是
某年家四衙門是她世誼分上不聽他便賴死賴活
三頭若少了一件便生去害他那箇教少一厘連九
讀書還免換幾方的說件故事他死羅那付記性更奇
讀一遍就像他做的死羅那付記性更奇生来不肯
一般遇着就寫出來若是做

詩的本人不記得還憑問他討粉本哩這正是

練成逐電追風俠○ 同奪人間第一籌

緣何進學係早只因他家道豐厚縣府道都不消費
力閑節打通順○ 略上就做了個秀才做秀才後又
連中丁了內外艱都不曾遇着歲考那裏看得破綻
出來但見他

說事喙長三尺提筆手重千斤衣服鮮妍像個風
流公子手頭潤滑却魯撒漫兒郎○ 宝好如磨

○論語不記一章真個頗以有無而論而今
無半點

却說卜亨掛了秀才名色，難道便不興這讀書的人。
鬼混不成，一日思量道：我這外邊縣而却也不差，只是那文社裡頭，不曾着些水磨工夫，未免為同學恥笑。聞道本縣有個翼社，集字內有名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宋連玉這人，與我是年家，為人忠厚志誠。我斟酌兩杯酒，席上那些酸子隨我腳跟兒轉，豈不快活。

活難道單讓他們做名士不成把頭點一點道有理
有理次日侵早起來喚了書鹿寫了箇名帖來到宋
連玉門首只見門是拴的敲上半日裡頭有箇小廝
出來問道是那箇下亨高聲道是年家小相公臺拜
你將帖子傳進去自然曉得那小廝接帖傳進來連
玉看見寫的是年家社盟弟卜亨拜道這是卜文倩
雖是年家從來不曾相交他既先來拜我沒有回他
的道理只得出來相迎卜亨滿面乏未作了一又作

道，八仰年尤高才大雅名冠郡邑恨身俗累羈牽時
缺領教宋連王謙謝一回卜亨故意問道同學中有
個翼社年兄曾聞得這人麼宋連王道小弟翁翁
薄才蒙諸兄不弃提挈社內人雖不多却個個奇務
實學卜亨道原來年兄也在這裡面這等小弟定要
來請教了只是小弟從進學後俗冗牽纏舉業荒疎
詩詞難作到畧上通得若說文章未免有汪洋之歎
了不知年兄肯容入幕否宋連王道四海之內皆兄

弟况屬年頤，又是名士。明日會黃繡虎諸兄，定采相請。卜亨道：小園牡丹正開，明日屆年兄到，敘齋畧談一談。宋連玉謝了，別去。次日只見天早，叩門喊道：接帖子。小廝傳將進來。宋連玉見帖子上寫着：

蘭花正茂午刻候光

弟寧靜音

宋連玉知是昨日囑客的話，道曉得了。午間宋連玉打扮齊整，來到卜亨大廳門口，只見一個家人稟道：漢家相公在園內，請同首公遲到園子去。羅說罷，先

走轉個彎進一小門只一丈有巴在那裏同候便
本談相請在教廳只是小開外處開相對賞花所
以不敢做那迂濶題目竟在候候寫宋連玉謹謝
了引進了書廳宋連玉舉頭一看但見室內請書
架几案精良古畫舊爐筆牀如意那一樣不鋪設
齊上整上想道久聞卜文清的名那晚得這等有
舞雖然未見他的才華你若這鋪陳如法○文盡辟
楚香煮茗○譚鶴調琴又且說話偏僅舉止撒脫難道

沒有才華的做得出人說他不肯讀書似是誣罔
他了這正是

未吾才學三冬富

已見英華八面生

邊看賞只見一個書童身穿北

○妙○人○

京

宋連王也弱褶襷脚穿鞋線結底淺臉鞋頭髮烏油黑
一枝時樣玉簪眼睛明淵齒白唇紅上前輕
稟道請相公上廣宋連王回頭喫了一驚便問道
此位何人卜亨道是小僮書童宋連王聽声道好個

書鹿撲揮就坐只見是

備列珍饈○酒勑醉○誰砌的是細膾肥羊○時鮮約是南珍北慕○微棹後一盤細鵝○都係海外腥羨得換來兩道犀杯○真正蘊州時款○坐對着一位風流

主人旁列着兩班巧鞋靴

相對飲酒，只見那卜亨望著花把眼睜了兩睜，一面呷着酒，頭點了幾點，把手向棹面上劃了兩劃。口

伸了下身接着道。不是不是。又道。罷了。正欲請舉年兄少李忙忙的跪起身走進書屋去。宋連王正待看著花如何要做首絕句。只見那書鹿叫着鶴樵道拿熱酒來斟。宋相公宋連玉緣待舉杯已見卜亨喚喜。拿出一柄打開的扇子對着宋連玉道。惶恐惶恐說。是通家兄弟也。情不得這些醜。宋連玉忙接過來。只見是一柄詩扇。墨縑淋漓。引首圖書。前後打詩紅艷。細念將去。就是咏牡丹的詩。後面就押宋連玉。

尊字在上面沉吟道扇上許句清新雋永寫的又靈
健有妙處見他點了兩點頭就做出這一首好詩我
一杯不曾乾就寫得花盤都美這是親眼雨見如此
高才不但翼社中難尋此人就是通山東七難尋此
人我雖不曾會得難道社內那些人都是聾子瞎子
不成紀那扇子不忍釋手的只管賞鑑卜亨道宋年
兄弟作不通還求直教宋連玉謝道寫作俱佳宋延
只顧閉戶讀幾行死書當面有名士錯過小草告罪

了若是得沾珠玉還美僥倖。因問道：年兄昨日說光降翼社，可是真話麼？卜亨道：小弟情愿熟識宋連玉，指笑道：今日十七了，後日正當社期，又是黃繡老。宋社屆期定要敬請，莫要畜教，使我失信衆人。卜亨看詩宋連玉這樣贊賞，隨喚書鹿鶴牌道：你們喝的嘴吹的吹，奉勸宋相公一杯酒兒，衆僕領命，一個一个送技各；斟勸宋相公，別又說卜亨的手道：沒。

紳万望賜教，珍重而別。看官們，你道扇上字是

小亨寫的那詩也是他做的不成。原來是頭一日小亨的表兄陸羽儀在他園內賞花做的。他號記了竟作自己的賣弄出來。難道宋連玉是神仙就預知他能來麼。細查他去，這正是

廢細查他去，這正
上般都是假

初出茅廬第一功

話說宋連玉到了十九那日，他等不的天亮，忙上梳洗，飛到黃繡虎家。那日雖是他當會，那里起得這早。

見了宋連玉道宋兄如何今日這樣早宋連玉道正

詩清音是

是稍頃便問道學裡有個小女倩，你相會否。黃繡虎
想道：想道是有個卜文倩，我久聞其名，不曾相會似
此人是個浮蕩不實之徒。宋連王冷嘆了一嘆道：
我一時同衆人陸續到了宋連王又問衆人道：有個
卜文倩見網那一個與他相識麼？無人有說不識得
的，也有道認她的有一個道莫不是住於南門那
卜家麼？他是鄉宦子弟，原有家資，只肯讀書，闢得進
學，時費了一番那裏學道，饒他是年家也還得了三

百金。纔准他送學一進學後事一在外幹那不誠實的事。你說的可是這箇人。麼。宋連玉又答了一聲。道我黃繡虎看。他唉。得有裏道。你只是問他怎麼。敢是你要同他做親家麼。宋連玉道。可惜我們終日結社做詩文。還要廣通辭氣。結交那山南川北。有意思的朋友。現下放了一箇真正風流才子。當面錯過。還要講長講短。說起來自家可耻。衆人齊聽來。問他道這是怎樣說。宋連玉將卜文倩如何來拜他。如何約

他賣花、一盃酒未乾、一首新詩寫得扇上花簇的。
隨將袖中那把扇子打開來向衆人道你們不要亂
說你且看這衆人你推我擠將詩句念完了道詩也
不甚麼驚人老宋的眼力如何恁淺這樣大驚小怪
宋連玉道不說詩句好歹只學他那樣敏捷也句了
一個道詩倘是現的宋連玉道難道這字由現的不
成那一箇道天下儘有寫得好而一字不通者宋連
玉發急道罪過罪過我宋連玉自遭卜兄之後深恨

自家不虛心誰知你們却都是這般重已輕人的殺
宋延從此告辭了黃繡虎道依你意下云何宋遠玉
道他約今日來赴社小弟意思等到日中不來小弟
情愿親往跪請他但卜兄做人又撇脫又至誠他說
來自然一定是要來的託捎未了只聽得一個人進來
問道這可是黃相公家麼卜相公來拜手內取出十
來幅紅單帖放在棹上道小的去迎家相公就來歡
喜的這個宋連玉了不得連忙出門相接只見卜亨

已跨進門了。宋連坐道旁，道吾兄，汝不，失信衆友，正
在此疑惑來。尋妙極，手拉手進了庵來。宋連主懲懺
作揖，併謝厚待。衆人俱一一相見畢。黃繡虎道：久聞
雅望，宋兄極道老盟兄高才，不蒙棄嫌。衆弟兄提來
躬請，不想先賜尊興。卜文倩道：不揣拙陋，蒙宋一兄
過獎。又道：今日是黃體翁當會請教。是何題目？宋連
主就忙持着筆上牆道：題目在於此。請兄試觀。卜文倩
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

回書題

故至誠無息

全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

全章

詩題

賦得雲破月來花弄影七言近體

卜亨雖不解得是甚書上的却口裡唔了念去故意
道好題目詩題更妙宋連玉道我們且去作文字完
時再攀詰罷卜亨大聲道說得是這正是

葉○有○出○得○關○只○
紙○這○在○我○將○見○
上○樣○那○小○且○天○
東○一○不○墨○有○向○山○
糊○個○本○認○磨○也○樟○已○
西○城○上○得○丁○持○前○自○
抹○連○那○他○又○筆○誇○傳○
頃○雲○詩○四○磨○墨○大○王○
刻○都○題○書○心○織○口○筆○
間○柔○又○也○下○在○
似○破○古○曾○想○掉○
有○了○怪○讀○道○子○何○銅○
了○且○甚○過○花○上○愁○雀○
一○要○廢○一○碌○又○文○依○
篇○他○城○遍○上○碌○陣○然○
文○一○滑○這○碌○草○有○礦○
字○要○雲○兩○草○蝶○二○
來○看○破○句○花○蝶○姚○喬○
長○特○難○不○他○也○
短○草○道○知○認○歸○

宋連王有心覩他的音見他草稿紙已自請之的
想道不但他詩才敏捷文章也敏捷等他先腰字
替我到衆人面前出氣只見那書鹿忙走來道
相公有請劉總南京年家孫老爺欽召進京同相
公十年未會特地差人送封書來差人立等回話今
日還要趕上孫老爺再者本縣李爺又差人下請帖
帖上寫卽刻候教因此小的特來請相公回去卜立
道你何不回他相公在此會文書鹿道我也是這樣

○他○差○人○說○十○餘○年○來○見○面○送○封○書○來○如○何○不○討○回○
書○且○會○文○不○是○甚○大○事○也○我○如○何○回○復○你○老○爺○卜○亨○
還○故○意○不○動○身○到○是○宋○連○王○道○卜○兄○這○事○使○不○得○孫○
老○之○書○差○人○立○等○趕○去○自○然○是○要○回○的○不○可○失○礼○快○
請○回○去○卜○亨○對○衆○人○道○今○日○初○來○會○文○雖○爾○不○終○局○
終○無○為○諸○盟○兄○所○啖○黃○繡○虎○道○只○有○正○務○非○平○推○耗○
但○憑○尊○便○卜○亨○道○小○弟○疏○為○這○些○俗○累○擺○脫○不○開○可○
恥○可○恨○小○弟○只○得○暫○別○遂○有一○說○今○日○是○初○會○又○是○

杜期不便相請。明日屈放諸兄道小園一叙。牡丹這
幾日全開。宋連老代弟作半東。明日邀齊道何如。這
些人見要請他吃酒。一箇上鼓舞騁躍起來。一個道
卜兄初入社。我們不曾相請。如何反擾一個道。卜兄
肯賜大教。已出萬幸。更勞招飲。我輩沾益多矣。又一
箇道。卜兄風流領袖。四海襟懷。明日就借此答拜也。
好。又一個道。雖然這樣說。我輩遲一日。每人歛一星。
再復卜兄的禮罷。卜兄道。李公酒席辭得晚。小弟還

來完此文，這如辭不照補，做來罷。大家齊聲道一聽。

尊命，卜亨一拱揚長去了，但見他

進門來，似鰐鯉吞了金釣，出門去，如蛟龍放歸大海，執筆攢眉，好像着櫬牢肉，渾身告楚，奴硯入匣，猶如放學孩子遍體輕愁，難得這副臉皮，敢告赦難菩薩，果然好個幫手，扯謊圓謊天尊。

你適當真有甚麼，孫爺送書，李爺請酒，麼這都是卜亨與這兩個幫手，做就圈套，一罐一敲，哄瞞衆人，約

那草稿上寫的也不知是伯喈西窗嫖經財經甚麼，
弄得花子緣上答應這些書數子探頭探腦的你看
他出了門歡喜，不知從那一處吃酒擲骰子去。
丁却說這些人待文學完了，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中
了一個道：「卜文倩明日請我們喫酒湏娶早去些，那
一個道：「他原說賞花自然是日裡的酒，如何不去，我
又一個道：「這等我們明日不要喫午飯，恐飽了領
不濟。」卜盛東宋連玉道：「我道何如，你看卜文倩方

終我們一箇波承起請至未安頓。停晏他割了大半
篇。若到這樣時節。他又不知閒游不耐煩了。你們可
窺見一二麼。明日去也不必十分太早。俱在寒舍候
齊。併携今日做的大字一送。去與他看。羅江是

秀才。聞吃酒。

恨不快天明。
瘦。動兵爭。

竈。冲。膳。廟。

到了次日早飯前後。一箇兩箇的。始後到了宋連玉道。他厚說不待處的。可同去。擇真。等他望宋

連玉是走過了的，竟到走到了關門江邊，見小雪山舉
相迎道：昨日有失領教，得罪罪了。裏人疲憊太
門舉頭一著進來，就是個大竹園，間植桃李梅杏，稻
橘枇杷，落紅滿地，又是一道門，乃是二架木香棚，兩
九石櫈，安置齊整，過了木香棚，前之折了，轉了一
個彎，一箇大天井，靠牆擺着個大石臺，上面准的石
山，精奇古奧，傍種幾株剛子松，石之下，就是一盤
牡丹了。那牡丹各樣顏色，都有，約莫有餘本的園子。

花野草，衆人眼花撩亂，那裡分別得來。這正是

景堪解學士

腹從員將軍

黃滿虎道：我們且進屋裡，過禮只當答拜，然後出來賞鑑。何如？衆人齊道：聲是進書屋來，叔次見禮畢，只見四傍都是書架，每架約三尺高，橫六尺，一架堆的是秘書，後史併十三經廿一史，一架堆的是歷代名公古文詩集。我朝王弇州陳眉公有名色文集，都有一家堆的。庚坊刻時文，歷科大小選房書劄卷。

尋求仲文在文間其子子文定文侍以父諸名家稿
一案惟的是歷朝名公墨蹟石刻及我朝沈石田唐
六如董玄宰文徵明的手卷都是錦軸玉籞遞發堆
的耀人眼目中間懸一扁道姑人是董玄宰題
的上橫着一張水磨花梨天然几上列着一部按
秀才寫書卷一季縉紳一部歷科殿覽一部尺牘爭奇旁堆着無數
當道書札請啟及本省府縣官名帖紅綠字真是
玩之不盡有一個道卜兄圖史之富是甲海內前日

的半不兄聞兄高才只
不曾但文史謂夫費如
開摺若我輩有你者今
半捲頭摺有這些書來還是
精緻足見一部書到手一本力
用心像初上學的樣子兩三日道口
況細有才有養了一般卜兄一
君牡丹當午如此繁艷須急以酒澆之
卜亨道快些取酒來一時間大杯大盤排列齊
整你看這些人

卷之四
是秀才的筆法

個○上○低○頭○人○橫○筋○鹿○筋○帶○骨○口○中○爵○出○宮○商○
掉○汎○盤○案○前○篆○成○猢○猻○退○光○漆○的○喉○龍○不○利○他○半○
點○湯○水○魚○膠○粘○的○屁○股○直○坐○的○自○轉○昏○黃○正○是○獎○
倒○太○山○不○謝○士○果○然○嚇○退○焦○面○神○

這些人直吃得杯盤狼藉，斧酒壺碗碟壞不下去的，終放了还他。一個道：這遭當社輪到老黃完了。這回我們從先拈閻起。卜亨道：社期既終，這一輪弟就當去做個結末道場。待弟當過，再拈閻羅。衆人道：累

孟子○窮了又渴○尋不見一個雜的○想了會手指出二行道○這句到難○出這個羅索連王忙去看見他手指着吾不忍其觳觫○却白連王道○如何出這樣一個點○那曉得卜亨不認得觳觫兩個字○他就是說是難的

下這正是

生來只讀水滸傳

到底真怨南華經

那宋連玉老大驚疑心下暗道卜文倩這等鵝窶要出這種題目可笑滑繫前頭那兩句又錯了句讀這

樣看來，莫不是果然不通，又想到是我差了他，是財主氣習，或者風氣要作戲取笑，也未可知。心下暗猜却也一時難決，只得借意出個題目打覷他道：「弟方纔想到是原泉混了，兩節這個題目有些波瀾，就做了第二個題目也罷。」事那晚得混了，不混了，打覷不打覷，滿口贊歎道：「妙哉，妙哉！」小弟今日相約正為此事曉得兄肱中定有幾個有主意的題目，衆人說出的妙不客言，這樣講詩題一發，借重兄羅弟肚。

禪雖有無限詩題，一時捉摸不着，就一客不煩二主。更妙連玉道：小弟忒僭了，近日傳聞得綠牡丹這個詩題，極難模寫，每少客上都做得不像意。明日詩題就是綠牡丹也。好卜亨道：若是陳牡丹的詩，小弟明日扇頭上請教的就夠了，何必再出連玉道？這却不同。這題全要在綠字著意取象，方肖卜亨道也。騙出這樣些小题目，却是又容易下他們話，別起身連玉一路走，一路想道：卜文倩看他寫字作人，極是來得

的，今日出處先前我只當作戲謔後來講錄牡丹詩
題一發倒置我在衆弟兄面前誇獎太甚倘若露出
破綻未免有失人失言之譖了且看他明日做出來
就見分曉正是

疑心生暗鬼
當場始見人
不知明鏡裡
白髮影誰真

到了那一日瑞友陸寶來到舉頭見壁上題目個上
道卜兄也不必看他所作看他點目都出得有意思

足微疏，且這個詩恥，傳開已夕，一般下筆，人目難
卜。見了，或誰為我們些，但這樣恥，不性做了，也完
一撫債，夏省得終日歎的，耽着不正心，愿說辭，大
家就坐了少頃，只見卜亨走來道：可笑這些孽障，偏
来纏我。今日家伯毋七十五壽，家伯毋也是受過封，
錯的，多少年家，在那裡送的禮，弟詩不去方終雨三遍，
着人催促，恰是不曉的，下午又是一塊年兄請會親，
酒席一要候，小弟車上，今日當社，却又撞出這事。

來你道可恨不恨衆人道既有正務听见尊便卜亨
道若去時恐見等見責衆人道豈有此理又分付手
下人道我去了就來衆相公茶飯酒席俱要及时如
連都要重責一拱去了卜亨又生出這金蟬脫殼計
不知在那里躲了一日直待日頭將落醉醺〔有二解〕了從
外而一路叫進來道有偏有偏該死即問道佳
作俱完了不曾衆人道俱完了事候見到做程文卜
亨道這也不難一函叫擺酒來衆人拿文字到他面

請○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起○拿○起○一○篇○口○內○便○叫○道○好○了○妙○又○將○指○頭○在○紙○上○圈○了○又○圈○道○這○夫○子○意○曰○乾○妙○起○今○日○弟○醉○了○還○要○陪○兄○們○吃○一○杯○明○日○着○罷○叫○快○收○起○又○道○小○弟○極○好○靜○養○的○只○為○這○些○俗○事○胡○纏○連○小○弟○丈○興○減○去○一○半○你○說○旗○書○的○好○不○難○廢○今○日○拜○壽○後○乾○去○赴○沈○年○兄○宴○加○知○他○席○上○請○的○是○南○京○一○個○沈○解○元○北○京○染○解○元○許○多○文○人○名○士○酒○故○又○至○纏○做○詩○小○弟○只○得○也○胡○謔○一○兩○首○寫○完○就○來○

了一心只記掛譜盟兄無人奉陪。一個道：今日沈家
也裏得盛會了。請教是甚詩題？亭只頑撒謊並不
打點甚麼詩題？一時被他盤問，難以回答。只得道
小心。弟酒有八分了。路上又趕急了些，却忘記了詩題。
慢；想出併詩都寫出來。請教衆人吃了。一會一個
道：今日就該大兄着筆了。程文史要請教的，又一個
道：這個自然。卜文老即欲齊教，也不能好了。說罷大
家散了。這正是：

卷之三

良士瞿

以言取人

失之宰平

次日看了這些文字道這兩個題叫我從那里做起
却又輪到我慢筆想一想道有了不免將刻文抄他
連連的問他想道是肯造謠他說是
兩篇去嘗他又想道不好這些人都是看時文的精粹
或竟整手洪抄了他們看過的就弄醒了須要那時手不甚遇的
稿兒上抄兩篇去總好將那時文架上翻來翻去揀
出兩部灰塵厚的稿兒檢出這兩篇題目文字抄謄
○

端楷了，又道文字有了兩篇，那綠牡丹的詩並不見有刻的，却又怎好想道：「有理，有理！」取了一個單紅帖，寫了幾個字，着崔樵送到宋相公那里去。崔樵領了，來到宋俾玉家，遞上去。連玉折開，見寫的邇。

書義勉錄呈敬綠牡丹詩頌大筆，又刀楷作丹船併吻慧眼種。幸為魏公藏，毋使冷城缺一嗟。

小弟李頓首

連玉看完，對崔樵道：「晚渴了，晚間遣人送來。」崔樵答

復命不遲，你着他赴一遭社。當一遭社費了多少精神，轉了多少，多少，曲折，商量着這些工夫，收欵來，讀書未嘗不好，即不然，即守拙藏訥，亦免致後日敗露之時。他不肯安分，這豈不是作偽心跡？日拙了，却說那一日卜亨園池內荷花盛開，同着一班，三下四的，在那裡清舉行令，正毛得快活，只見響應到卜亨耳，染邊道宋相公有個字兒，送在那裡卜亨道：拿來。我者不看猶可，有了似初生小兒頭上，起個霹靂眼，睜

了典，不下來。苦伸了縮，不進去。你道這字上寫的甚麼？這樣吃驚，有掛枝兒爲証。

送書的腳步兒，放些輕○一霎時，冷汗○傾、債主○冤家○不住的齊奔命。殺人○的償首領，出塞○的去長征。既不是降臨飛星也，緣何恁樣的慌緊？

你道他來的字兒如何寫？原來是文宗按臨齋師諸友陸續大完，限幾日內齊赴。問他，次日起行。你說這句話，小亨有個不怕的口。四自從進學

連了內外娘作養的事已無望了。若是孝信稍遲，
而把銀子告個病或告個遊學，宗師出巡外府，買一個
人替代去，也还遮掩得幾年。如今宗師已到齊師，
又都去了。倘若弄出拙來，我這名士，就名可名，非常
名了。又想道：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且前去看有甚
門路再謀為。你越隱再不然，天倘憐念我近日社
頗記滑稽篇，撞着寫去，也未見得。一時閒坐在席上，
心裡上下躊躇，個不了。衆人見他出神，鬼鬼的。

卷之三

見他心不在焉，拂興起身去了。這正是：

有酒不飲尚書期
東風那管戀人愁

眼前春色急，
花落花開摺未知。

次日只見宋連玉來道：「年兄何時改行？」年兄道：「小弟要去就去，沒有甚留連。」請問年兄幾時去？連玉道：「去到也要就去。只是一件卜嘗風也打路燈，便道年兄功名之際，有甚麼沉吟不決？」連玉半吞半吐道：「去也。」說早去，只是還不曾覓得盤費。卜嘗道：「這有何難？」

輩和你出門。這名頭也就值了些兩銀子。難道就沒擺佈了。不瞞年兄說。府尊與我是年家。刑尊我又有个相知。荐過的弟若去時。或者还要在那邊撰費。來家也未可知。年兄若沒處設法。同行用小弟盤費去。也未必就用着小弟囊中之物哩。小弟就送五兩銀子。與兄安家。早早收拾就行。夫馬供給。一槩不勞尊慮。說罷。叫書童送了五兩銀子。與宋連王連王接了。千恩萬謝而去。正是

與人期于當仄

知已重乎感恩

宋連玉收拾了個候同卜亨一齊起身不上兩二日
早已到府間了打聽宗師掛牌從日即考卜亨曉得
來遲了些臨場規避更惹人笑話左右是左右向前
任命去次日就去拜府尊出來就拜了四尊二尊三
尊處都是差人送去的了少頃間只見府尊送來程
儀六兩請帖一個卜亨收了裡儀回帖辭酒那三廳
帖每人四兩程儀請帖一例而辭卜亨打發完了

個大哈，對着宋連玉道我道何如做名士的也值銀子麼待我出場後文字得意还要每位括他個把秋風興年兄多買鍾酒吃連玉道年兄如此高才小弟欽仰斷然學不得到了考的那日這些人都出場來了唯有卜亨到日轉西还不見出場書鹿道我家相公平日文思甚敏捷今日為何星鑑起來這時節還不見他出場宋連玉道這也不拘文機有時不順在場裡細々敦推一番也不妨到將黑只見雀

樵走來道：好了，出來了。連玉起迎道：年兄得意極了。
事
亨把頭搖了兩搖，便不做聲了。到次日，就叫小僮收拾行李，要回朱蓮玉摸頭不着，少頃同社的朋友一齊到了通場。前考期逼促，我輩不曾偷空飲一杯。今考過無事，我輩同往府前各處觀一觀，看這景致何如。卜亨道：兄們若住，且去耽擱一日。弟心事不佳，刻下就收拾回程，不能相陪了。衆人齊道：卜文老平日高興極好，極要這遭，原何作此女子態？一日也不肯

耽擱私下來問宋連玉。連玉道：「正如此說。他平日極
豪爽，今日怎樣光景？我也不便問他，只得辭別衆人。
同小亭一路歸家，不覺這正是：

三篇原自貴

八字未全通

名下無虛士

一着滿盤空

到家不上半個月，纔上報考案發了。宋連玉考了案，
首黃繡虎第，三共餘社內諸人，不是一等也是二等。
沒有一个在二等之下的。六等只有一名，單上就是。

小的買倒了一樣的衆人會議道我們都考
亂了為甚卜文倩單者在六等這也是奇事我們如
今一齊去寬解他一番何妨一個道這不便去我們
都考優等單他劣等若同去未免相形而他焦躁
連玉道這却不妨我們同社兄弟如骨肉一般有何
相形倘若不去他反說我等深意便弄壞了衆人
齊聲道是一路同往卜亨家來卜亨正在那裏不快
活怨張馬李都振同社衆相公來着他心下道他們

考了優等，高興來看我，叫我如何回覆他。雖然如此，不可嫩了相，被他們看出馬腳來，反揚之大意出來，見了衆人道：諸兄恭喜高考。衆人道：老監兄高才文宗。一時眼錯，屈了好大，未免有遺珠之惜。卜亨道：一言難盡。小弟平日作文字，極其慎重，窮經鉤深，其詳細細，猶筆捲也。不覺的滔滔水湧，收煞不來。每篇都千有餘字之外，不勝兄們說。文字既古怪，那篇長江大河。

的字數又越了格。你說不考六等還考那裏。依弟看來若是有個七等也該考下去。這還算作一。衆人慰勞了，別去同四一個道：我也不信文章雖然奇怪，字數就是越格，何至就考六等？一個道：我也是這般疑心，那一個道：這事不難。宗師發放了考卷，少不得菴回本學做。我們不着到學裡查一查，看他是古怪是平常，是長是短。一時間就有定論了。若果如老小所說，這也是好醫的病。我們步喜俱在優等替他遞。

一個公呈青也拔得一個退他平日慷慨之恩了
衆人道絕妙議論正是

馬肝已送文成死

下士猶傳肥上仙

衆人當時同到學裡問道宗師的原卷可曾發下來
那人道發下來兩日了衆人道六等的卷子也發來
不曾那人道大等只渴一名難道还另自收貯不成
衆人一齊討賄那人捧出遞與衆人衆人接過到手
只見卷面上墨筆註一個大六字揭開來看只見白

的處多黑的處少他們先去看那批語你道如何

醫學批

何物白丁濫叨費序姑置劣等以作不屑之

衆人看來倒數只有一丈四寸高也。不曾得到底。你道是如。何。奇。如。心。口。也。長。四。個。字。一行。也。

字着可笑。那丈章也有十個字。不甚奇。且去看他丈字。倒数有四十個字。也不甚冗长。納三。看來倒數只有一丈四寸高也。不曾得到底。你道是如。何。奇。如。心。口。也。長。四。個。字。一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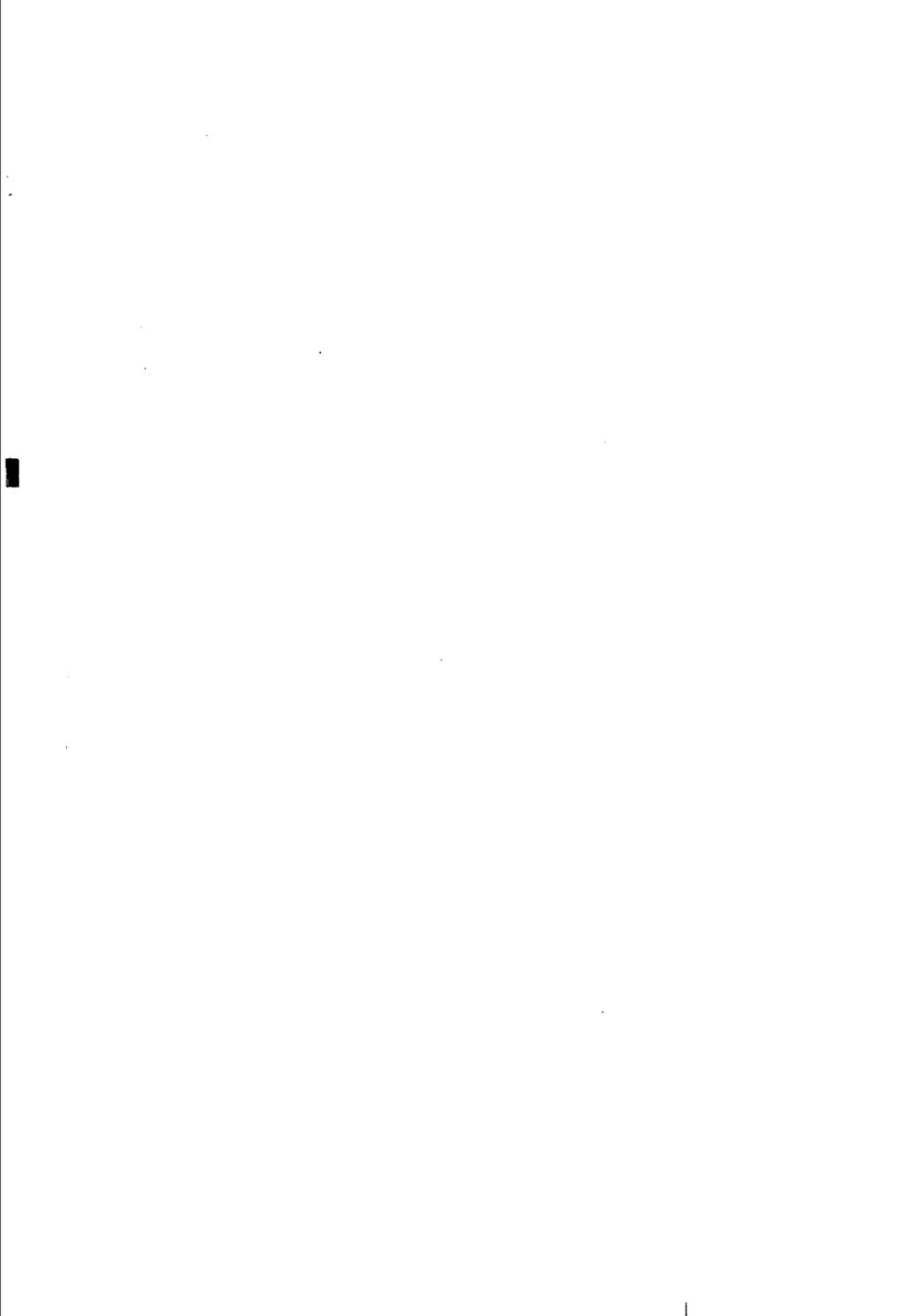
道日

他○那○
着○一○筆○這○
嘴○笑○了○樣○
各○你○衆○又○聖○又○慎
自○看○人○奇○人○奇○而
歸○了○者○又○論○又○無禮
家○我○完○長○慎○長○則
相○上○這○的○慈○的○蕙
囑○翁○個○文○馬○文○蕙
再○了○模○字○而○字○寫
不○你○的○到○已○夫○着
要○大○笑○三○夫○道
提○家○了○匈○蕙○道
起○笑○一○上○畏○
罪○個○笑○就○懼○
了○不○那○是○貌○
你○佯○個○那○也○
道○只○摸○一○
畏○得○她○日○
貌○手○笑○的○
愧○了○絕○

清秋高月明，萬物皆有聲。
惟有此君子，一時無所鳴。

北風之子
吹起蕭蕭
流香才遠邇
雨打無聲
口含糊如載
一逕和香

姓字高譯准傍故
子源東柳西江水



第三回

列詩文納衆空南北

情代筆

風拂微

元雖

詩曰

南北車書一統同
參燃五色休貽銷

之革無價泣秋風
造化逆教普至公

話說那卜耳掃了一塲大興半月不曾出門只在屋
子裡睡來踱去好似布袋和尚一樣一刻也不停想道
我恁時還不濟撞着這樣瞎宗師真出這樣醜事山

東的名士。薄上我的尊諱要勾消了。如何再生個法
兒。捱這冷淡的日子。偶然拿接李簪紳來一看。拍着
掉子喜道。這個機會妙甚。這又是我卜文倩時運來
了。原來南京的浙江通御史姓顧的。是他乃祖的門
生。固守監禁。酒姓徐的。又是他的年家。他不禁狂喜
道。這是天賜機緣。我下文倩族蹊外方的。不如帶幾
兩銀子到南京納個監。有這兩個靠背。到那邊造作
些風波。連那納監的本錢。吐還我。也未見得。主意已

空隙中打點不題。忽然那一日門上傳進個報帖來，上面寫着罪惡深重，極端先妣看到後面都是宋廷的名字。卜亨大驚道：可惜可惜！我看宋連玉才華出衆，素作人謙和，這然是決料。今科場不遠而來，着实周旋他。圓他照拂發去，做個好幫手。不期如此枉費了一片工夫。又想道：我去到南雍，要破些鉅資，少不得用個幕賓。他既如此奉承我，我却這般這般拚些銀子，不怕他不從我。他這母親到底以作成我的。

這正是

秀才無福 稽盟長

納粟多財 請幕賓

次日備了香楮之儀，來到宋家便道：年兄大故，小弟聞之痛心，只是明歲科場又送了你三年，連玉道元慈棄我五內摧崩，還說甚科舉，所痛者身殘家貧，仗璽之喚一時無措，罔極深哀，恨不欲死耳。十月初三也不准，年兄三年讀禮，又無高堂之急，小弟目下缺往南京一遊，肯與同行，在弟身上或能廸置，百金歸

來、可、潤、兄、喪、事、况、燕、犧、牛、首、儘、可、陶、養、性、情、兄、無、何
如、連、玉、想、道、此、而、若、將、百、金、足、襄、大、事、又、是、名、勝、也
方、借、此、讀、書、同、行、未、為、不、可、滿、口、應、承、道、向、蒙、與、時
感、激、不、勝、如、有、所、命、赴、湯、蹈、火、之、所、不、辭、卜、亨、見、他
肯、了、隨、即、命、人、送、銀、二、十、兩、与、他、安、家、即、約、了、起、行

日期正是

高人期不來

俗子揮勿去

祇為從前意氣多

只料把剝相逢處

不一日來到南京，就在鷄鳴寺做了寓所，打听得例
到戶部交納粟銀。自此時兵餉緊急，比京先期，竟有
客到南京，一面交銀，一面就領。冷進監極其快便十
事既做了監生，當下就去叫個刻字匠，要刻文稿。
詩集原來卜亭先前將社內會文，揀那圖點多的，畫
妝，抄了。又將閒筆時先生政空的及進學詩，央人代
寫，共也有四五十篇，攏將來，剗做一部文稿，又將
社內公詩及宋黃諸人承與之作，併他題，抄寫記誦。

書香二字自謂無不扯制還求指教頭御史欢喜他
了不得卜亨就借此勢重新開翻乾坤人在南京
搖擺起來正是

花飛○又○又○蘭○不管落西東

榴裙偏妬○又○家紅○
又被風吹別調○中○

話說南京國子監極有錢糧的供給監生讀書每年
空考季考月課廳課一月也有幾遭文字做那監中
又不比宗師巡那般嚴肅卜亨也有同宋連玉一辦

去後文時節也有帶題旨來寫所與宋東平做的
即你說這些監生怎教得宋連玉那枝筆每考定這
一等一名都似那一等一多是刺史現成的上亭名
字一樣沒有一連不是他過了幾月差不多又有數
十篇文字了他又叫刺字匠_{真情}刻了叫做南雁試草送
人的情狀先有三種了到了八月科舉之期卜
亨恰又榜個一等一名的科舉下場到初六那日卜
亨忽然大病起來睡在牀上叫痛叫苦飯食都

交換他輩也無人認的我煩兄宋連王弟進場向亂弄幾句文字了。關目免詩臨場貼出的醜。這此說是不幸中之幸了。宋連王是至誠無微的人見說就是便道這個有何不可。卜亨一骨碌爬起來，就替連王磕了幾個頭。道蒙兄慷慨悲慟。卜亨自當報答到了臨期連王只將穿戴了他那幾件行頭裝扮齊整替他應各進場去了。正是

侯羸知大計 優孟振恩人

親上更知親

奇

却說卜亨見連王進場去了，那裡有甚麼病，爬將起來，大盤大碗吃個不休。將那兩日粧病不曾吃的東西，一齊補納上倉，自在快活享用。及至三場完畢，卜亨將前事只當忘記過了一般，可煞作怪。這卜亨的卷子落在蘓州吳縣知縣姓賈的房裡，他看了這卷極加贊賞，大圈密點，呈了大座師。大座師也批取了，將他定了解元，擬在第五回上，不期到了拆號時節。

打開來，是卜亨的名字。大廳師叔忽然道：「住了這個
人，我曉得他的來歷，決不可半的質。縣道者先生
大人曉得來歷，是知縣通的契。即寧這標文字不中
用也。無文章了，憑堂上刻傳，一齊湊閑扶持公道。大
廳師道：「不是這樣說。若不中舉人，不過負錯一時。倘
或中了此人，異日有甚風波，我却不肯擔帶的。」蓋傷
老先生在畔，听著，聽了這句，有時古怪摸不着。
甚頭腦却道：「既如此說，王榜不
他雖道副榜也不

容他一個不成。大家一齊說道：「也罷，待有空時特
請了個副榜第一，你道為何？原來大座師是小東人。
曉得卜亨是個性如火的，是以訛異挑逗了他，不與
她中這正果。

雅見表
將一年
一人手

掩盡天下心腹

到了揭曉這日，一班人同著書鹿，捲起袍剝露，喊道：「有了！有了！」中了十拿，我中甚名數上

大家。這第一、第二、卜亨道：「誰道我是全解元？那對人道副榜第一，卜亨始將人臉上一啐，道：『副榜也還報，還說甚第！』不第，一心中又惱又喜，说的是就中低一個舉人也罷，何必這副榜第一？考的是中了付榜，弟一、既也是名士中罕有的，我又不曾費了一毫精神。」的樣子，連了脾，還被差人取出來卷來看，不說批得十分好，圈得十分密，只後面又批了一行。

云

初得子卷竟楚解首格于皿字庚寅第五旋
立者不令堪為揮洒子有如此才鬼神寧忍終
閑之我未負子也當勿負我矣

書罷次第不消說了隨又叫刺字匠來刻將起來標
題叫做錦誠珠卷送此送人的刺字又有四種了莊去
拜了房師那房師平不過意滿不過意叮囑他若南
京渡海就接他縣中讀書去卜學竟以此享了大
名公舉目之不疑了正是

主司頭腦大失

錯認顧標作曾公

若使奸徒俱富貴

漢文何吝上計通

那一日卜亨往頭御史巡視送缺卷興他去看頭御
史正在那裡贊賞他卷子說他文命不齊着實替他
拖脫忽然門上狀代巡兵老爺來拜那卜亨一時迴
避不走頭御史道也是名士又原籍山東相見無妨
面有“牙齒”吳年兄也是虛心下贊的即時請進作揖過了又請
了卜亨來相會吳代巡問道妙位何人頭御史却說

卜亨是怎樣家世怎樣肯讀書著了多少文集卻說
滑而淡失說得天花亂墮当今名士墜中美小兄
是第一流了是代巡甚了又恭道久仰少会湏更又
送這代巡四種批判代巡隨揭那硃參看了又道卜
兄高才真足欽仰接著正少個高人談論不知卜兄
肯賜教否卜亨會意鋪了只道是請他做幕賓定然
要些面這個這個的如何使辭却又不好推辭故意
正了顏色道老先生差矣晚生雖貧鰥窮可以供讀

是今年誤中副車也。还要破釜沉舟。假那省虛情的一件事。老先生尊格幕下。是奚若晚生。不才了。請告辭。說得那代巡面上紅了。又紅道先生莫錯怪了學生。初意要朝夕請教。豈有屈作幕客之理。笑攀蕉鹿的事。學生忝名報中。怎樣敢行。這却是學生唐突了。謝了近身。那代巡一聽。問來越想越沒趣。暗道。對着。冬。只是尋一件。事去辦。遇。遇。遇。得去。緣好。第二日。

大開門。太小官員參見畢。又見代巡立起身道山東
卜文倩。四海知各本院向來欽犯面說。諸公都訣去
會。一會不可錯過衆官打了一恭道。是果熟代巡一
句話。可比欽此欽道。只見次日大小官員車馬擁擠。
到鷄鳴寺。都是來拜卜相公的。連那些雜流末職。不
知來歷。也那寫個官衙手本。挤來撞了。方緣放心得
去。一時間。把個鷄鳴寺。美得熱鬧。不屬幾乎。把大門
搬。搬破了。這寺裡和尚。看見這樣光景。也個子來送

豆就送廟裏的，忙個不迭。此時把個上亭虛點，他直撮到三十三天上去。了久之打听得都泛代起身止起的連宋連王九還坐在鼓裡不知怎地就這樣鋪排起來真酒席

燥不了之脾

卷之三

只有那十拿心裡明白，他暗笑道：「我那日对付巡說的話，不送是救急法兒。誰知到被我刺了個慢子，這標底，却也難行。可見天地間沒有個不怕狠的。」

此轉○是○天○做○出○一○架○調○來○了○真○個○是○小○人○
書○量○易○讀○不○風○流○如○山○風○流○伎○倆○難○多○諦○便○益○
處○失○健○益○虛○張○能○体○面○无○夫○子○那○學○問○还○拜○他○
下○風○打○起○真○精○神○呂○紳○嘿○這○神○仙○參○不○透○妙○法○
卜○卓○范○那○些○官○府○拜○望○之○後○也○有○送○程○係○的○此○有○
送○供○給○的○也○有○請○他○去○說○人○情○的○也○有○送○上○了○百○數○
銀○手○討○他○一○封○回○書○的○他○却○個○三○周○於○人○之○錫○格○沒○
有○空○了一○個○不○去○領○教○的○一○兩○月○間○不○知○撫○了○多○少○

銀子。連那書鹿宣班僕婆、大色小色，也收積的有好些了。那時三吳地方的名士，無不聞風相思，見面恐後，有來到南京的那個，不先來拜了卜文倩。若是問得卜文倩未曾會面，這人不是市井之人，就是寒陋的書生了。那江楚遠來，也考求詩求文的，推架滿案，應酬不暇，都是先送了費仪，後來討文字的，都是難為那宋連玉。早起晚睡替他搜肚皮，摩屁股，一個倒如鎖而去。那連玉通不以辭苦難，這却是怎的。只

得這些詩文，都是他的胸中所蓄的。拿起枝筆，滑

滑刺，只會寫去，直知這戲一演，況這個小亭，又會

九、此、這、樣、人

奏趣，替觀花前月，下酒後茶，前照顧的安，貼了那

書鹿雀樵，又善休，主人意要東便東，要西便西，鋪床

遞被，一心貼向他，遇了這賢主僕，反借些以為賓，

消遣之具，因此筆才漸熟了，胸次日開了，不是費他

精力，反替他添了許多學問，正是

千杯美酒，三更火，
草共男兒好著書

漫道紫薇潭失却，由他笑罵我軒渠。

那知卜亨自從按院那適後，把脾都被人呵暎了。又做個嘴臉施張起來，拿了一首詩出來，便自道高萬李杜拿了一篇文出去，便自誇前掩班楊。聞有評駁這樣人眼裏，終多他的，他逢人便罵道：「他莫不瞎了眼着，一双驕眼，也去翻閱我的文集一翻閱。」我那殊卷，人都把解元墨卷打靠後，還要先讀我的哩。有人求他結個社兒，當面請教做些文字，他又罵道：「怎耐煩對你們做詩文。」

只好醉後，那指頭，夹了筆，也還，掙得你過真個盛名。
之下，誰敢說來面試他。統看一網，巡審說了半句，
不應景的話兒，美得謝罪，不遑連那合鑑官員都來。
督他停禮，方終罷了。自此以後，這個叫老社長，那個
叫老先生，這個叫老輩，那個尊老師。他放下面皮，
每會坐了首席，聰令駁舌，就是放個屁兒，人只道還
是香的，稍不如意，就大呼小叫的罵。這卜算子，初昇
個名士，如今到似個真霸王了。正是：

謹道漢高能煙嘴

爭知補子不如他

却說那秀才裡面極是惟謾伏的有了這個卜耳就有那不伏氣的人廣行詐視要搜索他件犯道兒掃他的眉子莫說才不如蘇東坡或是換東坡也被王安石美得個七顛八倒的不過月餘卜耳的行選大來他約莫竊同游二三分了那些人說做無名子做了四書文字夜來貼在龜寓所門上你說他文字如何做那破承題道

忠、孝、成、名、亦、足、以、最、其、類、而、已、矣。丈、人、不、言。他、
人、之、賢、者、人、皆、知、之。凡、六、等、是、无、不、可、以、已、乎。
那、文、字、全、篇、不、書、錄。只、見、那、卑、和、尚、去、開、門、揭、了、一、
張、來、連、與、書、庵、道、門、上、一、張、東、西、夜、来、不、知、是、誰、貼、
的、或、者、是、稱、誦、你、相、公、的、麼、書、庵、接、過、手、来、晃、卜、亭、
道、外、面、昨、夜、贴、了、一、張、字、兒、不、都、說、甚、麼、相、公、你、
有、一、肩、小、草、稿、了、也、不、甚、懂、讀、只、像、省、六、等、而、個、字、
在、上、面、他、是、何、恰、例、人、又、且、有、虛、心、的、病、就、也、猜、着、

有三分了，知道是人訛謊他的，因此有好兩日，子不
曾出門交接，也不好再共攬攬。人老師先生做了那
些人看，得他有幾分認虛，竟將那篇四書文字全篇
刻了，標題是南雍新課，到處粘起來，正是

尼山賣了紙筆，笑○

金粟看來，漢書裁

卜亨思前想後，起來自覺有些站脚，不便即時來財
顧御史說道：外邊有一夥人，專一造謠生謗，老先生
職司風紀也，還該稟治他一番。御史詢其原故，他

除了六弟的詩，餘俱盡所說。小娘脚史道：南邊風俗
澆薄，這也是一時難禁止的。況我如今博了北光，
恩意世兄既憐遊此地，莫若同小弟進京，改了北監，
且又是容易中的。路上難處都不消說，設法，世兄心
下以為何？如卜亨大喜道：此事甚妙。小弟情急相待
同行，別過回寓。一五一十对宋連王說了。連王道：弟
也該起伏了，久缺別兄，不好啟齒。既託上小弟從
此拜辭，倘或來科使，侍候在都門相會，罷了。卜亨深

聽其說免了五十兩銀子外送盤費十兩。当下送与連王。連王接了又不好推辭。又不好爭添。只得收了打點回藉。你說卜亨借了他文學撰過了幾日。而今日却拿這些小東西。且又不及所許百金之數。這就是小人打短之尤了。這正是

才○字○值○甚○東○西○有○了○一○個○主○蟲○舊○來○四○方○遠○容○

第四回

詩曰

不朽真事業
為求醉閣使
吾道堪千歲
大都真是歧

到底狗洞出身

嫩滑開真仙玩世

斯山虛之誇
人之負之狗
可為一○心○親○
識○為○身○人○親○

話說卜亨舉了頭光禪一行人到了北京還在連

子游術一國。王家房官通政。北監。此時祭酒徐公已陞了正學。吳太學縣。僕役。房師賈知縣也行取了兵科。那卜本有勢。多相知。在北京。何事不可為。依舊大搖大擺。又是一番。直到到了今日討書。明日討帖。今日升張。明日謁。到如今。甚是刻。因律詩扇。一柄。那扇上的詩。無非將覆瓿集上。的寫了。又寫。真說人不曾糊他的板。連自家也糊得。稀爛了。燃指間。又到八月。科場。却是顧公替他討了一名科舉。此時難道又

有個宋曉玉替他充軍不成，又恐怕美貌，坐在牆上思量無策。一日对主人呂老道：「你這里有替人逃獄考的麼？」呂老道：「相公是天下名士，問這樣人怎麼莫說。」這犯法的事，沒有人肯做。就是有這樣人，相公也用不着他。卜亨道：「不是這等說，人都要望中。我是不望中的。我看這瓦井四面皆流賊地方，倘不幸中了，做了個府縣官，就是個送命王善應，可笑我這放筆一毫，科使能到集中偏要作怪，想來收拾他不得。」

要得個半通○不濟○文字○中○王菩薩○我情愿厚報他○呂老折了可○大笑道○這也是救命○以是個新聞○中○你偏不要○中○別○人尋代筆○要好○似自家的○你尋代筆○要不如自家的○極不是○新鮮○笑○卜相公我替你想要中○誰要不中○何難○你怕文字○話○卜相公我替你想要中○誰要不中○何難○你怕文字○做○好了○說要中○你都不必做文字○又不貼出来○這法免○你試一試○何如○

面難笑道○有這樣妙法○即

老也似做過秀才的

求指教。呂老道：「卜相公老了，住場屋，雖道有個不知的。
莫便要我卜。」卜道：「其實不知。呂老道：「你只進場接了
卷子，隨你做与不做，將原卷覈了出來，二三場依舊
如此。莫說中你不善，連貼也貼你不着。雖然這等說
那里便怕那送命王。还要相公中了，我們生世靠相
公。」卜道：「有了法兒，故意道雖是這樣說，难道
當真怕中不成？」呂老道：「親得有理，正是。
謾道劉蕡美。休提李廣策。」

○○○○○
欲求盤富貴

○○○○○
須下活工夫

却說那兵科賈公与那河南道姓傅的是同年極相好的。賈科員見卜亨有科舉意思，还要扶持他。中私下对傳御史道：我做知縣時入場取了一個得意的門生，姓卜名賓。本擬將他取元，不知典大主考甚事不令決，不肯中他。只得墮了個副榜。論此生才學，那考卷殊卷臉炙海內已久。此生又改了九監，已有科舉年兄是道長少，不得借重監場煩青目一一非。

是小弟秋哥，正是天生人材，當為天惜之的。意想著御史道：此生稟聞他是個名士，到那時定要查取中他，就是這也為國求賢，雖私亦公的。兩下計議已定，兵待行事，那曉得卜亨竟遭了呂老的法兒，罪繩燭後，暗自欣幸不題。正是：

纏珠熟睡迷靈秘

空使仙槎去復還

不幾日，京中傳到山東鄉試錄，卜亨連忙去覓着，宋連玉中了解元，黃繡虎中了第五名經元，卜亨考

大歡喜，滿擬二人進京點綬中了，又添了兩個狀子，及到會場，宋連玉与黃繡虎一齊中了進士。宋連玉考選庶吉士，入了翰林，黃繡虎二司選了兵部主政，那知宋連玉全不以功名為念。空人此時因見吏部吳昌時，縱賄容奸，變亂成法，他憤氣不過，約令黃繡虎出了疏，參了吳昌時。此時曉得吳昌時是與周相公熟手的，票擬定然不好。他既不候旨，下竟自掛冠而去。卜卦到離，不捨。他道：「年无緣，浮寸進便做這樣敗

事。○道。○沙。○帽。○是。○咬。○人。○的。○物。○事。○不。○成。○宋。○連。○王。○道。○人。○多。○有。○心。○不。○能。○相。○強。○長。○安。○修。○亂。○此。○比。○往。○昔。○老。○年。○兄。○亦。○宣。○知。○我。○雖。○無。○官。○守。○然。○敷。○率。○求。○金。○出。○非。○長。○策。○說。○眾。○竟。○飄。○然。○出。○了。○都。○門。○不。○知。○所。○之。○了。○這。○正。○是。

傳聞名士舊風流

到手功名心易休
暗氣偏待兩淋頭

却說費掌科那日退朝，○了傳道長到衙小飲，○却着人請小亨來傳御史見了，○小亨便道前日承之監臨，○

蒙貴方師叮囑場中極力為舍元帥，不期于同志的
查了幾日竟尋不着兄弟的卷子不知何故或有鬼物
司之吾兄功名應在下利小亭道前日在場中寫完
七篇之時伏問一過較似在南陽時還得意甚私自
慶幸足酒前憤不期紙上無多只索怨命依老先生
這等說都似原奉失落其中頗有情弊又負可遠跋
作眷的盛心感激感激賈掌科功名自有宏報只是
這兩日外邊報說得緊聞賊猖獗朝廷無策可施

勢の爲可裏下享首門生昨閱邸報知近日所
欲之你庫同滅賊的小疏託老師力奏聞朝廷以三司擬
一百年之卷土之恩大約信此賊輩都為淺前之撫所誤
圍突可招撫之其四成氣局不知這賊只可散不
集闈各處小也謂之調集重兵節士將來之威其勢毋
可立盡可惜寒儒未得確用只好作口

上的精忠報國傳道尊學節嘆賞遠談論極妙只道
秀才文筆精透不若又贊碑兵機這真個是國家全
材了敬矣敬矣如詞辭之文章詩甚氣節又激烈
近日疏斜時貴掛頭長生寺至元同里責處何多
村也小道是那宋連玉齋不識老先生說那宋連
生不但文字之間常受學生指點連他一切供治墳
墓之需俱是晚生實助足因建言去官晚生也未曾
分毫貢報傳公道足見其向義遠邇有人明日無事奉

過數衙一談，卜亨道領教正是

只圓滿口噴千濤

不顧過眼迷五色

到了次日侵晨，一個長班走來道：「傅爺請相公幹件小事的同去。」老爺在那裏立候。卜亨心中想道：「甚事恁樣緊急？」若是喫酒，這早吃起到晚，原渾渙曇曇，莫不是人有甚麼作難？我麼細問來的長班長班道：「只教小的去請不知是吃酒甚事？」相公速行。卜亨只得勉強同行，到那里再作區處。或是吃酒也未見得。

傳道長見卜亨請到大喜施着手進了內書房正待
開心○只見一個長班飛跑進來道聖鑑坐平臺召百官
議事老爺請快行傳道長聽見慌個不迭急忙○
道卜兄少坐不能相陪有一小事相煩頃日在書案
上兄自檢閱退朝極來謝罪卜亨看見題目兩字有
些不體面便吆喝起來道你生有事晚生且告回
日領教這禮趕着那傳御史慌上落下的也知○
不曾緣出門檻而扇門就倒心慌上落下的也知○
憑

你此唱再也叫不應

這正是

院牆挿天街

滾，衆賢埋心

有志無緣進

非才難出來

鬼神憑借喚

妻子莫期精

若是張空腹

空令哭之哀

卜亨道寬家克家這箇着手了又想道他說甚題目
駐其書案上試取一看或者遇着篇把記得的也未
可知即回來取出題目一看但見道

賀首揆周王翁壽文一通

康詔條陳時事奏疏一通

詠西山八景題王司礼錦屏

卜亨呆了半晌道莫說文童連這三個題目我今生終做功會可恨此老古怪竟關了門去難道少久他甚的只成想來想去舞集脫身只避喚書房內小僮道你老爺那里去了小僮道却緣不曾听见是皇帝約去了又問道甚時候緣何小童道我同相公一樣

我把了来 把今庵得甚時
入名士 誰人不真惱了
鑑心的拘禁人 不知難道發作
緣的門將來又下屋 你娘的屁我是當
力的起 將來一人大礼莫不是圖謀我麼
這樣下開門的人在些 小童道老爺請你
却开来門的人在些 他又道你好討
不等放我出些 重的你老爺回来说
重的你老爺回来说 不然我一頓拳脚
要責罰你小童道越發說的
可笑老爺同你說話連去時我还不知如今又貼上

了一條察院封條長班都跟隨了去。俄漫向鑿討鑰匙來與你只見卜亨忽然捧着肚子大叫道喲喲肚疼得要死。小童慌了替他褪胸摩背問道相公你如今怎樣卜亨道我今日起得早着了些涼肚疼痛的緊。你往前面去燒口熱湯與我。小童連忙去了。卜亨見小童出去忙將門扇關紅了却喜齊力素大將一面八仙椅子放在後面天非禮又去尋張小椅子架在上面又拿把椅子放那兩張椅子上。

像個雲梯一般爬將上去，四面打一望，見三面皆有房子，只靠街一面是空的。京師墻雖不甚高，這空地外邊沒有接應，想道：「一時跳下去，跌折了手腳，可不做殘疾的人？」只得依舊將椅棹搬回，沿牆踏勘，忽見西北角下一個大洞，是那有善者所出入的。他便滿心歡喜道：「阿弥陀佛！救命王菩薩在世，只是洞門甚小，如何出得？這半天身子沒奈何了。」等天色稍黑，捨命鑽將出去，走他的娘，不得，又小又齷齪了。

算計○狗○叫○滿○半○邊○天○他○也○不○顧○少○得○半○洞○肚○背○那○截○麻○塞○
的○緊○僵○力○排○痛○往○外○爬○將○而○隻○鞋○都○掉○了○在○天○井○
禮○面○不○能○取○出○站○起○來○定○睛○一○看○只○見○渾○身○狗○糞○口○
鬚○上○盡○沾○的○是○畧○將○手○摸○了○一○摸○連○着○礼○也○嘴○了○好○
些○滋○味○事○得○是○身○子○也○挣○出○来○了○正○是○
龍○門○自○有○飛○勝○處○
點○額○初○遭○未○是○差○
所○卜○亨○渾○身○顰○皺○
正在○沒○奈○何○處○忽○然○一○根○綫○索○劈○

頭套將下來，拖翻就走。卜亨勝開口說道：「這怎麼？」三個字還未說完，腳跟上又加了一幾鉄，卜亨勝倒地上。我是讀書相公，你們知不知道凌辱斯文，那兩個人指着罵道：「直娘的賊狗頭，白腦壳，還說甚相公斯文？你就是斯文相公誰叫你來鑽狗洞？我是城上番捕，不會你甚人，且帶到巡視衙門去，那禮夾起來，怕你木格卜亨道：「我是卜相公傳老爺請我來替他做文字的，你敢賴我作賊？」那人道：「好放刁！」賊傳老爺請你。

来的你這一覺真睡。難道傳老爺請你來吃屎不成。
不由分說拖着往前走。卜亨看見勢頭不好只得晚
着告辭道苗捕房我和你說。心口畢竟卷心言妙
不怕只是我住在蓮子衙門。你帶我到那里討些銀
子。騙你憑你每位要多少。我有的何必這樣着急。
那兩個听见說把他銀子就給好做歹帶着他到呂
家來。卜亨見到了寓所急了扣門禮面听见開了門。
衆家人往外一看只見家主是慄悚光景便問道相

公如何這樣模樣但見得

渾身臭穢滿面臉臘口唇沾着青黃还疑吃些
鮮螃蟹鼻準憑空堆砌想精是肺病癰瘍万巾
半倒半歪好似冷廟鬼判道袍又臭又裂大類
抹屎乞兒兩隻精腿徒有襪一双臭手不堪聞
半生名士未登月窟闖龍門一筆勾消今日松
街鑽狗洞好副行樂圖

卜耳見了家人喊道快來救命我參出傅爺衙門身

上，都有跟，跟着，人，曉得，這事，是甚麼，人，都，剥，我的，还，推，我，在，糞，穢，坑，
礼，要，送，我，到，察，院，去，衆，人，齊，聲，道，有，這，等，事，就，到，察，
院，去，不，怕，他，莫，輕，放，了，他，且，先，来，打，個，攢，盤，着，一，齊，
洶，湧，趕，來，兩，個，番，捕，見，不，是，局，放，了，手，上，消，烟，而，走，
了，卜，亨，道，一，面，燒，水，洗，浴，一，面，收，拾，行，李，趁，早，趕，出，
城，去，不，可，遲，延，書，鹿，問，道，這，事，如，何，起，卜，亨，道，慢，
的，講，且，相，點，走，路，着，衆，人，不，知，甚，来，歷，七，手，八，脚，一，
齊，收拾，掩，的，櫈，駝，此，時，禁，門，还，来，開，一，齊，拖，也。

似出城去了，這恰是

頭羞見故鄉而

長安雖好又難留

却說傅御史因面聖出朝，又接了歲賜陽賊的榮報，就在朝房大家商議回奏，直到一更後方回。一到門便道不好了，我又學那吳代巡，要被他發作了。不歸私衙，一逕開了門，叫道：卜先生，着實得緊，那裏叫得人應，便與小童來問道：卜相公那里去了？小童道：卜相公方綠安靜，這會不曾做聲，想睡着了，許

我者來點燈四圍一照。那里見個兒影。傳御之道。這門是鎖了的。華道飛了。想是。你得罪他了。我剛才他。就來見教。你小童慌了。四處尋照。就像捉蟋蟀的一般。走到後面。天井只見兩隻鞋光。遠的。一追一隻。拋在那裡。那狗洞磚頭塌下了。好幾塊。洞下也緣抹的乾淨。便道。下相公鎖狗洞。出去了。傳御史道。你。得胡說。親來一看。只見有些可疑。便細詢小童。小童一五一十。將日內炒話的。都告訴了。傳御史道。漸

道有這樣事，心下委決不下。只見他送的文集，堆在棹上，打開一看，見詩○刻○寫○詩○文○詩○書○有○不上百首，序到占了大半。
太青陳眉公一班詩人，都有贈作文章，僅數十篇。
長八短老的嫩的，不出一人之手。那文序更多。
徐詹事項翰林及楊維斗，艾子○者一班名士，却有十數來篇。把那文字翻到後面，可煞作怪。那篇原泉混混，兩印的文字，看來有些眼熟，讀完却與他中進士時，在稿上的一字不差。眼見得是個白丁抄窮的。

丁巳正是

不貪日後三冬燈

只為私前一念差

王莽謙恭身卑死

至今周孔忍無加

次日傳御史坐了衙門拈鐵錘拿那姓卜的主人呂老來酒吏拿到傳御史道姓卜的那里去了呂老道昨晚連夜收拾出城車小的也不知早開門下見方知他吳走了傳御史道他住你家也時常做些詩文磨主人道他日上出門到晚爛醉回家文字達踵

似他做的也不多御史道難道他從科場札出來的
人一篇文字也不做不成主人道記來也不信別相○
○推○考○智○達○高○老○口○中○謹○出○奇○妙○靈○深○極○
公怕不中、唯卜相公怕文字好了要中終日憂愁到○
心是小助教他洪兒帶了拳子出來他才緣寬心不知
依我不曾私下却是不曾看見他惶着筆來傳御史
暗道怪得鴻中找尋他的拳子不看原来他帶了出
傷却不是都被他捉弄了這等可恨遂喝言老道你
莫不是共同詐騙麼呂老道小的怎敢他住了許多

舊房錢也不賣，有分毫。他一班家人，大模大樣，小的○又不敢去討。莫說同去詐人，連房錢都被他詐了去○傳御史笑了一笑，喝他退去，座上了一疏：頭是

白丁僕詐蠻惑神民，乞嚴勅正法，以端士風。以

清華轂事

不過數日，旨批下來，是：

何物小畜，敢抬輦轂之下，侵凌橫詐，該衙門嚴拿究擬，如在逃，不獲併着藩鎮地方撫按嚴辦。

提問不許猶此該部知道

却說小年逃出城門，恐有追趕，竟取路連夜往本籍走。那日正走到山東交界地方，恰好遇了賊頭站衆。賊不分皂白，盡行拿倒，將行李一搜，銀錢財物也不多，只帶了兩三担的書，打開後，手一翻，也沒甚寶貝，只有尺牘珍奇，所織紳屨，乃是幾本子書。這些賊道：別入帶來走的都是金艮，最下的是衣裳首飾。這都是吳縣知已。之類，單是這個人却挑了些書，明早是個書貳了。

我們牛太師極喜歡的是這班人，不免將他辭去，請功眾賊將仙鄉了。遂至賊頭牛金星處。金星問道：「你是甚樣人？」牛亨道：「我是監生。」牛金星叫取他那批的書卷看。都是些自家文集，沒有別種的書。想道：「我也聞得有個名士姓牛的，莫非就是此人？」隨令解綁，扶起作揖，命坐。叩其來歷，他便說謊道：「聞得太師爺天兵到此，牛亨特來迎接。」金星大喜，奏知李賊，加銜兵政，府侍郎着仙鄉招撫山東河南一帶地方。功成

不以陞授，卜亨喜出非常，隨即稟辦刑帶執事，招買
家子，書鹿做了參將，寵樵也做了遊擊，將軍同行，漢役
個個都署了官職。此時卜亨奸不棄華氣賤的，只見

御○還○尚○頭
史○恐○車○戴
鎮○提○轎○烏
屋○學○旗○紗
做○道○旗○腰
木○出○轎○閨
行○題○金○帶○前○呼
畫○歲○丁○驅
夾○考○驛○續○後○擁
打○堂○特○山○擁
風○雨○特○大○都
流○助○早○晚○都○是
索○星○稟○三○能○急
詐○猶○能○副○急
折○咱○開○副○急
飯○傳○門○添○急

這卜亨恭謝天恩的了不消懈，行到山東地方，正值丁蔡兩家起義，見了卜亨頭行牌到，知是他也做了個官來害鄉里，頃刻間召集兵馬，一齊擁來，殺個盡絕，將卜亨親隨主僕一起剝了衣服，背勇鄉着一步一棍，伏事他。此時正值弘光登極南京，連夜押解過江，那知主考南歸的這位大主考拜了相，考他六等的這個宗師做了刑部尚書，批文解到，不待三推五問，

小官府等，他家僕從到白

二見他

一見，便烏紗圓領大橋笠傘，共

府縣官抗角施

頭，每又差人去報知領親定，那邊人有冗札來

了。次年官儘倒退，領知州行取臺中去選

行取臺中去選

了。次年官儘倒退，領知州行取臺中去選

行取臺中去選

了。次年官儘倒退，領知州行取臺中去選

行取臺中去選

了。次年官儘倒退，領知州行取臺中去選

行取臺中去選

了。次年官儘倒退，領知州行取臺中去選

行取臺中去選

了。次年官儘倒退，領知州行取臺中去選

行取臺中去選

拾珥樓新鐫繡像小說雙劍雪卷二

華陽散人

○○○○○○○○
歡喜冤家一場空熱鬧、

爛天居士 楊山
換錢折本三合大吉

詩曰

世事由來不可求
幾人得遂銅山願
莫謂皇天無老眼

黃金用盡也還休
已死還為石櫛憂
須知錢索有春秋

憑誰訴說千年恨

日暮遠山煙雨樓

話說如今做有司貪暴的有撫按去參處他做藝士的也有禮部提學去糾刺他縱有匪類却还是知書識字的一來知有礼法二來顧惜廉恥不敢十分猖狂不但上面怕有人覺察他就是同事之中作祟來說少不得也怕人謙論最是那鄉村市鎮上那般民間知礼義罕識科條情其膂力強梁美計深謀他的羸是大告的羸是尊尋一武斷鄉曲魚肉愚民

此處山高皇帝遠誰人來糾舉他是以強者也
者餘勇反有作官之人行不得去的那作歹奸
行得去一個人身上常頂着幾名軍徒斬絞的
全不知退轉更有那乘奸之輩骨肩誦笑遇着
如弟兄逢着的親如骨肉茶前酒後好不親熱在
臨到鐵轂上面紅了一双眼連父兄也不識認了
盤上佈了羅網帳薄的伏些戈矛銀色秤頭上
櫻子夾棍盤美人一個廢昏一文錢也不過界

金瓶梅

卷八

米磅做兩邊他反說道財主都是熬成的你看那道
錢有勢的人那個不是錙銖積累起來我不算計人
就被人美計若是看分量壓錢財都有鬼神聞察那
裡有這種的鬼神替你來記帳這等說的
那大夥的十模不的浪盜的僨的鬼種了你看那不會美計的莫
說的自家那五個現世報還望他子孫發積我如今只顧自家快

活罪那裡在道學場上講正心誠意哩。依他這樣說來全不知太上感應篇說道：又諸橫取人財者為盜賊，疾病口舌諱事以當妄取之直一報一復公然不爽只是這些迷而不悟的人死在眼前冤枉裡不肯前後打糞，就把太上感應篇寫與他做枕頭，他只是不信的。如今且說一個眼前故事，小了報復與你們，叫再把太上感應參悟出來，看信也不信。

第一四

詩曰

越米麥。○○○
三春漫東海。○○○

好夫妻。○○○
一口頌西歸。○○○

貧富無如命
天○或○不○愛道○
我○她○行○或○不○愛道○
分○行○徒○不○愛道○
無○岐○貪○奴○寶○

其求無報
然○財○獨○執鞭
未○見○樹○逆○搖○不○然○
名○之○太○上○天○錢○申○
重○申○太○上○天○錢○申○
申○太○上○天○錢○申○
申○太○上○天○錢○申○
申○太○上○天○錢○申○

話說萬曆年間，京師西門外有個人，姓范名順。信之娶妻齊氏，生個女兒，先各喚貞。且也有十四五歲。祖父上來的家業，只好糊口。這范順作人極刻薄，嘴頭又尖酸，遇着觸犯他的，也不替人罵，不替人打。兩句鑽心，醉話說出來，把那人真不得假，不得不。一滑模不得，甚至生不得，死不得。他自洋洋得意，他那做生意的本事，又高。那張笑盤到他手裡，就似紅鍋炒豆，燙得滾個不住。左手笑，右手寫，風馳而

聚幾千錢萬兩。毫厘絲忽也。不錯。一比。若是美。集。莫記惑。毫厘絲忽。憑你偷天手。妄施精神造鬼。定要查人三分。兩子若是美。出。莫說。夜有。占。擇。而子。倘有毫厘絲忽。不。清。他拿着。美盤。做。塘。牌。一般。跟着。你三日三夜。不肯。丢。手。直盤。得。黄河碧。留。清。綠。罷。若。是。有。個。客。到。他家。連。那。蓋。清。茶。也不。輕。易。叫。倒。失。錯。倒。出。一。盞。茶。奉。必。沽。前。美。後。討。得。子。圓。手。方。放。喫。若。是。兩。三。日。那。盞。茶。去。的。無。回。路。就。是。下。雨。也。穿。双。木。

最到那个家喫他三四盞來當個利錢。趁此日侵漁也摸了幾百金典了一片星置起魔坊就在那地方開了個米行那經紀人家沒有甚尊卑內外承認到行早晚茶水不便。察人性鍋竈邊走。就是若昇范濟不在家就與齊氏掌了櫃。一五一十。些客人磨牙犯嘴暗坐吃茶。直至夜深。客去。那印務偏是那兩姐不似這般人睡。大房裏。連在房裡不出門。進來一張毛氈。四角搭着。

解，一床背後憑你客，人到歲寒，上年，
世福邊鬟影也，不為稀罕，這正是

她老偏生明月珠

綱常留作女兒圖

誰知早晚貪鬱嶺

妻不妻兮夫不夫

范順那一日正在店中坐，只見一個人走將進來，頭上戴一頂油透的毡帽，身穿一件藍布褂，腳穿一双青布片鞋，一双透黃像紫花布的裹腳襪，在腿肚子上。范順道：「你來做甚麼？」那人道：「我來問米的行情。」

范順道，麥升米，我這裡不賣。你去問那小米店去買。
若買担把時價七錢紋銀一担。你若買先免了銀子。
後量米，那人道：我是有幾担米，要借貴行發一發的。
范順見有此原故，連忙跳出櫃來，一面叫拿茶，一面
就拱手道：有多少寶貨？現時何處？那人道：米也不多。
還在船上。范順把他估了又估，道：這樣人，那裡得有
多少米？或是來騙茶吃？又問道：寶舟何處？那人道：
就在這河下。范順道：同去者？米錢廿三錢，那人

道有理，兩人同到河下。那人把至清道這三隻船，
是范順道都是客官的，還是別人與他的。那人道：卻是
在下的范順。想道：看這人不出奇。三隻江西船，約莫
也有半餘担，即忙舉手拱了。道：請到寒舍，有著人來
取行李罷。一路上鞠躬恭謹，那人進了鋪裡，敘
了舞道：尊客貴姓高姓，那人道：可是江西人？姓
吳，叔名有德，號字元理。范順道：不知吳老丈到有失
迎迓。范順起身走將進去，只見一盤點心，兩碗粉

楊洪吳元理上坐，他橫席相陪。吃碗去不多時，就端掉。吃酒都是美饌，豐精的餚飯。大盤大碗堆架，掉面把酒來勸。得吳元理一個不耐煩，次早打點，支個口，將三船米糧，船上倉約有一千三百担，有零帶五
元理封了倉口專使行請，發賣不題。這二處無情，敗客黃金瘦。

曲意風波，盡是可笑世間奸利殺。

丈夫

以自是

馬府自二月落成，竟落過三月。上_{正月}初，山東人有謂水客來，每見元請，不甚好。初，山東齋的士財，是國勳儉毅侯家的僕莊，至元至寧，一豫支應爺妹，德性欵待他，那里坐得住。那一日，到南鄉一位富人，那富人道：天又不晴，行路之嚴寒，而在此也是立坐。莫若還上去趕一水，前委未_{正月}，_或好下_{正月}，接_{正月}，賣_{正月}，子這也是白日，_{正月}，聞_{正月}，_{正月}，如今坐守_{正月}。

這裏想來，却不能搬了身子，要吳元把船撐進去。同行的前情告知范順，范順有心不回應着，口是心非，說着來的貨色裝了些，遇了這連陰天氣，運氣不好，未免有些要壞。吳元理已是坐不住的，二三步走進中正道這也顧不得許多，果然有起色，如今也無事，叫他莫壞，或者竟不壞也未可知，只是盡早進去，便船上先就來當下動了范順。

一回夢去揚明月

到底愁為水怪產

那晚詩興大發，一翻船之後，不覺天日大晚，捱了一夜，入深水客，逃集都曉得沈通，到此，拿了一把銀子上門打合，又怕那雨多，一早，到處尋，尋到長一担米，要看一兩二三錢，說價割了齊，到兵庫去了，目下買米的，又多價，洪長達此時更無辦法，銀子恐怕後來價還要貴，他不在這里，就到處走，清既相應，就談賣了，我們也早得些錢。

用。吳三桂來不滿還妙銀子。難道看破你瞎來不成。
急頓道言之有理。一日就合了價開倉賣了。那消一
時日。却二三月。不曾來買。尋聲蓋只是下面盤底也爛
着。二十六七。那鑄錢的價錢多了個利合。那在這些
米脚貨。在盤底堆在地下。好隔壁一晒。朱老鬼專
賣糞猪。他看見了。問道。這米原何不賣。說順道。剩下
些爛米。還不曾有受主。朱老道這樣爛東西誰來買
他。只好我拿去碾來。供猪。只是我要不得。許多你若

我的讓些。還喫個把月。我約幾個來。一齊分了你。
如何如范順道。你若一齊替我發財。情願把你這幾
担多讓些。朱老即去約了幾家。一齊挑將去了。范順
見發的干淨。滿心歡喜。只是眼見得家中堆着許多
銀子。好不動火。那一日對齊氏道。老吳原說就來。這
時還不見來。真不是風水地。而有甚差池麼。我想他
若來。只煩他。初來時。價錢還他。我們就吃了這一半。
也不是他該賜的。他從何處來。查考譬如當初。一到

這一年，賈母道：「要這些價錢，齊氏道：「依我說，連老先生的，他也不與他。」是有的理他可憐，如今都學朱老爹，擔難道我還要他一輩，就是破費了幾兩銀子，也還是使他奉頭他嘴，你道好不好？范順大喜道：「這倒也做得，我着老吳也做不出甚乾坤來。」口裏一連就打廢話，說着，他每受用了一這正是

○世人人空有財產者

○伏莽何妨住舊財

理勢學主

那范順看上了那些銀子大着胆擰了心腸也不管
吳元理來也不來見了千把錢賄計往近邊又沒了
些資費了又去本錢大好做生意不上兩三個月又
換了許多利錢范順心滿意是推着無子對齊氏說
要娶妾生子那齊氏也不是靠着丈夫一個孤老的
道不會你取不取只要替我好時機十歸換好時新
顏色衣服做他幾套我也不會你這些閒帳范順白

得來的銀子也不肯吝惜，遂依了他買了些東西。把他又央媒人娶了一個妻，年歲不上二十來歲。姓尤氏，自從進門之後，花上簇上一家子好不熱鬧。只為鋪排濶大，名聲又响亮，那批水客聞風來投生，愈發旺了。就坐在屋裡一個月，也有幾百兩銀子，挣這

正是

驕至即生淫，
水濶勝遊魚。

風生綺羅間，
林深招野雀。

却說那吳元理開船之後，雨多水滯，一日船行不上，
走十里過了數日，天又大晴，難道好轉來不成？只漫
隨行逐隊，慢慢的走，及到了地頭，問了麥價，也同那
漫爛了麥根兩麥俱不收，就是收得有時一担價錢
有三四担的貴，是要折本的生意。想道此時離新秋
不遠，左右等一等，設法些銀兩收些新米下去，捨個
新，也不枉走這遭。那知田中起先擗的秧，雨浸壞了，
又擗了第二遭，以致新收，又遲了一個月，及至到新

未嘗失善

黃狀剖之日打帳到市鎮問個價目只見撫院發下告示來道二麥不收生民嗷嗷新收遲早二稻一聚不許出禁如有私下敗糧者聞風振官即將販糧之米給賞仍拘本人重枷吳元埋到此時真是無可奈何了只得想起到南京收那宗米銀又想且回家去走遭再下去不遲来到家中妻子新生個女兒姍含因他久未回家接風賀喜又繰了個把月此時已是八月下旬了一峰趁船下米心中想道各處築幾

未嘗失笑也有一二千金這固下來本錢又寬展許多丁自家暗喜不迭這正是

人情薄似紙

天道晴如漆

君子謀成不謀敗

鄙夫患得又患失

不一日到了南京取路來至范家只見范順坐在鋪裡氣槩大不相同也不出櫃來只道老吳你來了吳先生道久違了范順道又置了多少寶貨來吳元理

將上項事逐一說了。范順道：「何知我當初以你不要
去。你不肯信我。吳元理道：「雖然恁講，也不曾折甚本。
只是白走了些路。隨接了道。我那米發了些不曾范
順道莫說他。蘇端來又是一場笑話。吳元理吃一驚。
道怎麼說。范順道：「我曾千叮萬囑來。叫你真去就在
這裡坐守。也見個明白。誰知你原來的米。着了水的。
到這里接連陰了幾個月。上面屋漏下面地露。又遇
了個三伏天。熱氣一蒸。幾個倉裡都爛得稀糟。原主

不。在。我。又。不。敢。打。開。到。了。救。日。前。幾。個。要。繫。主。領。
好。舉。的。已。打。出。錢。來。情。人。要。壞。及。至。開。時。真。了。滿。金。庫。
還。一。個。隔。壁。朱。老。兒。向。幾。個。人。賒。去。帳。備。至。今。不。有。
錢。我。想。你。也。罷。了。只。是。我。家。把。錢。個。倉。口。
貌。擋。半。年。不。曾。撰。得。分。毫。却。不。是。悔。氣。麼。只。元。
听了赫，呆了半晌，道：「有這等事，既是如此，也該再報。」
早，待我見一見，纔信是真的。范頤道：「呸！我這倉

同你共約麼。一家兒當官應郊換匣把使家用券家連
心。你若死了。一世不來也。把這錢相贍貨。堆他一世。
不成放出這樣死。不好。听吳元理見他变了臉。又說
耳想一會。嘆一會。自忖道。這事要認起真來。就事
與。莫說我這樣老实人。一生不曾見官府
的面。却也拿一沒有個錢到衙門使費。你看他恁樣
焰勝了。又道是強龍不壓地頭蛇。想來想去。甚是
料理。不移時天已晚了。他家大盤大碗熱湯熱酒。

曾の晩の眷の飯の捧の灯の送の
捨の收の頃の兜の文の着の也の到の
把の済の像の眷の听の一の不の別の
人の面の紙の女の見の吃の見の客の
吃の手の應の那の齊の一の點の房の
多の這の官の裡の氏の添の來の裡の
謝の様の府の有の裡の的の別の去の
也の造の一の間の面の飯の客の吳の
不の化の般の飯の廻の一の房の元の
曾の低の住の眷の道の蝶の裡の理の
見の正の了の間の我の子の都の悶の
一の月の兩の人の們の醜の收の聲の
聲の玄の三の可の徑の蘿の碗の的の
兒の壇の個の呴の但の蓄の山の坐の
吳 請の月の今の人叫の來の了の
元 游の一の年家の道の只の一の
不の個の春の持の吳の見の勝の
利の錢の上の碗の客の一の板の
心 市の也の早の飯の官の個の福の
下 金の不の頓の來の吃の人口の上の
好

不氣惱無可奈何。只得過了一夜，這正是

舊年堂上客

今年坐窓下

人無新舊分

只有錢長價

吳三桂次日東閨西閨却也生不出甚計策來。又人生山不熟，約無處扒撓。到底只得又閑閒店裡想道：有理，有理。他前日說有幾担爛米，朱老兒作成發脫，不免到那裡討個下水信。信何如，固故意粧做閒蕩的模樣，蕩到朱老門首。正值朱老在那里，呢々囁々的。

一分食與猪吃，擡頭見了吳元理，便道：吳客官莫不是
對折貨錢麼？前日殺了幾頭牛，爛米來那知酸臭，不
過連猪也不肯吃，只得舂碎了拌些好糠與他吃。如今还剩一半，丢在那里，你要錢的急請桃子回去，如
不然等我宰了猪送些肉，還你老人家。說吳元理道：
我不是、我不是，急忙走了回來，雖然無可奈何，又似
有三分可信了。只是當初靠着有這幾銀子，不曾多
帶盤纏，如今只當是翻了船，要圖回去，主人家那樣

面孔問他借些，又難開口。到得晚間，又是那兩碗炒飯，不冷不熱的，丢在枕上。誰管你吃不吃？吳元理正待舉箸，又听见齊氏裡面道：「有飯拿兩碗，角着喂狗。」等他飽了，纔好替人看門。还未罵完，吳元理此時也忍不住了，道：「難道我是個狗不成？你做主人家的一遭，不着望第二遭？這樣不賢慧！我初來時，是這樣光景，怎麼若有了兩把盤纏，幾時去？誰賴在這裡囉？你這碗冷飯，范順听了這句話，從裡回忙，奉出來道：

房下所言着实得罪。小弟見你坐間不好開口，你若再來帶來還我，不來就當送行。朋友家那裡去？用盤費回去，何不替我商量。隨多寡秤些去。你美得清，就叫買斤酒來。我與吳客官談了，湏叟家一口下肚。碟的人提了半斤燒酒、兩個鹽鴨蛋進來。又添出一塊。就擺在棹上。范順吃了，喫完別去。齊氏道：「你是他的，他若是能幹的託人與我講道理，至以也。」

要降他幾百兩若是告我一狀也要費有十來兩假
不就逼我賭個呎沒奈何也要送他數十兩如今他
憲善模善樣回去是個忠厚人我打算送他二十兩
銀子恐怕不好意思得齊氏道你莫要深的銀子多
擺撒漫依我說這銀子多把他的心曉得的你有了
錢的人家哪里憲樣輕捨自然就要騙他我好是這
錢一回返做來生箭哩你若多把他了他我是不與

教子不肯就。不能一時打發。冤家離眼前。只待明早。二兩。皆微又秤了四兩。另做一色。次早見吳元理。送金下多。有昧慢些少銀兩。且收下。作路費。再要來時。還來望我。就見盛情矣。元理接着。還未開口。只听得齊氏裡頭。又央七來八去。那里。嘴壞。兀元理。自己覺站脚不稳。只得。只听得。一聲。就走。手裡。一根道銀子。倒還勾用。范信之。還是好人。那婆子。口嘴利害。詩箇當下真个便船。休管上去了。正是。



第二

助

賤仙

波○來○歷○乾○魚○放○生○

熬○風○情○

經○猪○還○



檢○點○子○生○宜○守○分○休○貪○
薰○薹○種○豆○仍○得○豆○種○瓜○
牛○馬○夫○公○費○盡○差○牙○床○
自○慰○他○富○莫○輕○誘○頭○無○酒○且○
種○豆○仍○得○豆○種○瓜○應○得○瓜○
底○虛○花○一○口○吼○秋○水○影○
眼○底○虛○花○一○口○吼○秋○水○影○
自○慰○他○富○莫○輕○誘○頭○無○酒○且○
種○豆○仍○得○豆○種○瓜○應○得○瓜○
牛○馬○夫○公○費○盡○差○牙○床○
薰○薹○種○豆○仍○得○豆○種○瓜○
檢○點○子○生○宜○守○分○休○貪○

詳說危順初，始見吳元理來。口雖慙硬，心下還懷着三分鬼胎。及見他善自去了這秤錠已是落地還怕甚子。終日大搖大擺，竟自是大富家行像了。那一日，在友人處飲酒，友人道：范親爺，你掌這許大家財，可見亦告

不出門走；還燥脾骨貴行生意是看得見的也。不消費你氣力支揮，緣何坐在家裡呻？這死水危順道正合我意。當晚就與妻妾商量道：今日有空，劝我如此。這話極有理，我心下也要出門去摸一遭兒。

齊氏道：命裡有禱，有你接應，這些家私，何曾出門。

船來，范順道：我如今置些雜貨上湖賣，人上兩月。

未嘗大失

邊又收些新米回來，上下俱不落空。走他年把掙得萬金，將這行頭了與人。我們自在快活。幾年省得捲日迎賓送客，好不耐煩。齊氏道：這却也說的通。不一

日置了千金雜貨，寫了船，竟自出門去了。這正是

天公若肯由人意，大海還應作西流。

那一船的客人，獨有范順本領大。那個不奉承他的。

那晚船泊湖口縣，一個人上去買酒，回來對范順道。

范親翁有個新聞，我邊緣上岸買瓶酒，只听得人

說江西廣闊門被天火燒了數百家京貨甚缺，我

說莫若竟上江西，察地行情，一來覘手討帳快便，二

來江西新米同蘇廣價錢時候，爭差不差，我們先落

水這宗利害，你老人家貨物多，先來請教，你范

順道美計極妙，就叫船家趕上江西，不一二日到了

江西廣闊門內，果然燒得利害，那些開京貨鋪的

在君那裏蓋屋的有執火場上擺棹兒的范順喜道
來狀傳話不差即時尋了下家常晚主人沽酒接風
范順叙其來歷主人道京貨雖是要滑却要多討個
把月帳這是如何說這些開舖的人本錢也燒滑七
八了有些的又要先去設法弄房子那里還有現錢
置費若是趕着收新酒去這就不敢包當了范順暗
自跌脚次日走到外面一轉果然皆如店主人所說
只得將貨物均散與衆鋪家做了四個月的賒帳范

順如何坐耐得住，就以熱鍋上螞蟻一般，正是
在家只說逢迎苦，
少外誰知遇合艱

一日范願正在那裡閑坐，听得一個人說道：「目前有
宗好生意，却無人受。」范願見是誰，生意的連忙上
前細問。他那人道：「府前徐公子家一塊山木頭，券了
幾十年，山價值千金，拚將下來，趁春水發做下南京。
少也有萬金出息。他因在按察司打官司，情愿跌價，
只要五百金。這一嘴肥餚，可惜無事用的人。」范願想

道我還有兩個人賒帳，莫若奏這机会，將五百金擯了。不上半年，耗清了萬金，這樣生意，那廝去討天。生落在我耳朵裡，明晃天賜我的財爻，就對那人道：這山在那一处？那人道：山在饒州府地方。范順道：這位公子兄可相認否？那人道：爺是舍親，他託在下的有兩三個月，老夫若成這宗生意，眼見的大利息，莫可精與他人先擰了去。范順道：雖然還要大，倘裏些，終好那人飛也似跑將去了。不偷時，同了一位帶高

方巾、天藍紗道袍、桃紅深領鞋。那人走來與范順見了，雨下講論價錢。危順頓頭，賴涼之讓了二十兩，終應允了。約定次日同行。往山踏看，不兩日早到了山脚下。那人把手一招，范老丈請着。范順打遠

黑簇半入雲錦鳥，疊了滿日烟雲。村裏更為奇絕，不過輕身猿狹，深林人不覺。遠峰然有翅，故能捲風離。近來盡棟樑之用，擁煙爐。越載

去青染綢之材，朝寒無遺賓，不掉櫤楠木，持黑
中先去鈔打點，还作斧斤。

話說范順生長在南京，何曾見這樣一齋世界？莫謂
五百一千，就是萬來銀子，也是值的。心下暗喜，一行
人隨在山下一個人家，整酒請范順。當日寫了文約，
范順拿出一百兩鑿契，父寫了會票與他，徃省中各
鋪會足了。范順一心一意，在山上料理，覓了許多人。
工一齊動手，斫山遙遙，在山迺了年，又漸次正月半

范順正備些酒與工人過節，那晚得正撞着楊浩

作亂福建徵餉一帶做了賊寇，只見一行人飛走，上山來道：你們還不走？賊到前面了。范順終擡頭一看，那些人東奔西竄，你我都不能相顧。范順正待叫相夥伴同走，領路那裡見個人影？這正是

千戈叢棘黑雲飛

眾世人民如鶴拘

只听得去了山上的家當，孤身奔回而走；下坡來，那嚟走亂之人，老少婦夫呼妻大包小包，繫了不能逃。

有能不動他將物件拋棄道傍誰人來拾那懷抱之中小男幼女父母不能招領棄滿山谷哭之聲不分遠近那范順一頭走一頭想道同是走難之人我却勝似他們扶而立城即而立而真即他們有男女的牽掛男女有歸重的齊不消用得這些賊每添一物貨滿山丟着連門戶鎖鑰也無他桃也桃不上許多請他喫也吃不下脉口宗寶道一路上

走偏是也暢心滿意全無憂戚之客在他處躲過了半個來月只見賊信寥寥動學鏡道又散回福建山裡去了范順道逃賊的都回了我也且回山上看這些賊打攏了我多少寶貨迤邐漸到山下一路行去並不遇着人影到了自家窩蓬裡先遠打一望只見山一也燒了好些木料這一堆那一堆不零不落也不似向來稠密那灣裡杭檣也殺了好幾個人戶骸還倒在那裏范順在那東張西望之際只見山腳邊

有個人，偷了一根木頭，行出山口。范順認得是五人。
王小泉便叫道：「王小泉那裡去？你來我問你一句話。」
那王小泉遠遠望見范順，連忙把那根木頭，撲聳的
丢了。范順飛走。范順這裡叫破喉嚨，他並不聞。
想是偷我的木頭，相我一根。范順道：「這人鬼了我，飛走。
雅為他。故此着忙這樣，設東西。忿兵荒馬亂時，却根
把木頭那個還好同你博嘴？」也只好笑。此時一人也
站脚不住，只得走下山來。不期走到山腳邊，只見二

三十人。擁前來。范順着了一驚。道。這些人。却不知
賊樣裝扮。這樣成群結隊而走。為甚麼哩。恰好走到
面前。那班人見了范順。道。好。好。你也來了。快替
我走前而去。說話。范順道。說甚麼話。那些人道。慢。
替你講。拖的拖。扭的扭。推的推。裏的裏。范順摸頭。不知
看。這些人把他。塞進一間破屋裡去。一個叫道。將繩子鎖
起來。范順道。這是甚緣故。你們也講個分曉。那
些人道。分曉不分曉。你看見山上那些殺的尸首麼。

例着○又○賊○說○這
當○刷○臉○見○殺○是○道○我○看○見○了○一
由○那○裡○上○一○將○那○個○的○替○你○家○做○工○因○而○致○死○的○舊指○有○鬼○
君○三○寸○張○保○舌○這○正○付○我○就○羅○范○順○正○待○和○他○講○理○誰
當那裡由得他了○這正

難、克、階、前、榜、掠、差、

陰阻多端皆自作

吾家積德是因頭

范煙正沒擺佈時節，只見那王小泉走攏來道：「你們莫要只管動粗話，也要講明白。裏人見說都不動手。」王小泉道：「范客官，實對你說，這殺死的人委實是城殺物。難道叫你償命？因是替你做工，那戶親告_審，你也要處些東西回復他。他肯替你自己喊不喊？」我說：「親要替他磕了孝地方，這班人也要替他磕。」他買了靜，也是你，在地方一場千年萬載，審處海

順道就依你處我身上那時有現銀子王小泉道說沒現銀副你的肉不成左右在這些木頭上着腳每戶親寫幾萬根地方每位寫幾百根由他拾票取資料想不要你腳錢許多人正在那里你一急忙張要多少李要多少爭裏個不了只見一嘴我急忙進來道你們還有心腸那話兒又來的緊了一時間閑的一聲一個也走不見影了范順此時雖然索子栓着還喜不曾鎖住那里把頭往外一看只見

紛；又像前日走的一般。他也識的是賊來了，也往
外就跑，不曾金命水命，趁勢免走了。正是

鯉魚脫却金鉤釣

大海鴻、江永不還

却說范順一路裡走，想道：這不是悔氣麼？他家人被
城殺了，要我處東西與他明；是紫圖騙我，但這地
方蠻野的緊，喜得這賊來，得湊巧，不然木頭被他騙
盡，還要饒頓，好打哩。身上盤費俱無，只得往景德鎮
上走，去問舊相知費卻坡，借些，何如。遠上望見鎮

上烽烟缺，起欹滅的。范順道：看這光景，似是城過去了。不久的，但不知費仰坡在家否？到了鎮上，只見殺的人，刀橫道路，血濺街衢，房子燒得七零八落的。他認路，尋到費仰坡家，那牆上寫的費仰坡乾魚行字跡，還在他推門一叫，那裡有個人應。只見幾篓干魚，橫的，豎的，丟在地下。范順道：費仰坡不在家，眼見的是○無○主○之○物○了。我身無分文，何不裝了去賣，做些盤費○也○不○為○過○走到河邊，恰值幾個船過。范順叫道：船家

逃來我有錢，把貨要裝到省下去。船家因賊亂沒了
生意，看見裝貨便擇棍來。范順便同船家上岸，七手
八腳將那幾十簍干魚盡情搬到船上，連忙撐開水
浦，順流而下。到了菱洲頭，將乾魚運上岸去，搭個
攤篷，零碎秤賣。此時因亂缺貨，打開一簍，不消一個
時辰，賣得罄盡。半日之間，也賣了七八簍。衆人擁來
多了，都爭來買。正打開一簍，把衆人都嚇呆了。細看
是甚麼東西，原來是一簍內上面蓋着些魚，下面都

是○物○物○種○截○
奇○的○也○一○稀○
般○但○見○有○個○奇○物○
的○人○人○色○
將○肉○件○鼻○孔○
那○圈○人○初○
陽○兜○人○後○
物○四○耳○朵○
套○治○刺○
了○毛○下○來○
那○簇○頭○光○
向○的○都○手○
裡○都○是○手○
頭○割○指○脚○
就○挖○行○男○
像○下○婦○女○
行○男○房○人○
房○人○的○有○
的○的○一○陰○陽○一○

攢○蓮○連○連○
恰○蓬○毛○毛○
似○熟○帶○帶○
晒○藕○血○血○
千○耳○新○宰○宰○
胡○杂○宰○宰○
蘿○片○宰○宰○
蘆○片○宰○宰○
分○猶○猶○猶○
開○如○薄○薄○
兩○切○海○海○
處○蟹○蟹○蟹○
人○頭○開○開○
都○否○否○否○
指○十○勞○勞○
絕○指○勞○勞○
大○破○破○破○
螺○攢○攢○攢○

乾。串。做。一。團。莫。認。的。那。般。海。味。真。個。是。稀。奇。貢。
賣。盡。道。著。古。怪。東。西。
原來是那些賊人喫了乾魚却將殺死的人挖割將來藏在裡面作美人要子的范順那裏曉得一齊裝到了千眼千目所在搬演出來衆人發起喊道快把這賊鄉起來明○借着賣干魚來此探路頭的送官裏示以絕禍根太家動手將一條大麻索背剪了剩下幾隻魚衆人擒個罄盡這正是

打劫得來，失大裡去。
衆人正待推他到官，只見一個人擠來，分開衆人，一
看，便是你這人。不是范信，誰原來是吳元理？他做生意，船泊河
下，只听得拿了奸細，也上來看，不防就是范順。他對衆人道：「這
衆人道：這是南京開米行的范信，南北聞名。你們為甚把他當做賊？衆人齊指着他，那婆娘道：請看他。」

賣的寶貨，誰知吳元理看了那筆物事，也曉得了，問
范順道：「你這貨是從何處來的？」范順道：「我是景德鎮
收來的。」衆人道：「既是鎮上物件，可有單票麼？」范順紅
了臉道：「單票俱有，失落了。」衆人道：「豈有幾担物件，到
當詩在一張紙失落了的？」范順難勉，強支吾那個那個，
他吳元理打手鄉談道：「鄉親莫認錯了，天下豈有做
這個事還擡來搬與人看的道理？明是那些賊作美，
人的你們就送官，我也要當官保他，衆鄉親何苦枉

陪平民肯依我說。我有個處法。衆人見有本地人作
主，就散了一半。這些人道：你甚處法？吳元理帶了
范順一邊道：這千人都是地方光棍，不怕死的。你身
上零碎銀兩拿些來打散，使他們做個回頭。范順道：
我只有幾隻魚身上並無分文。吳元理道：這個不妨。
向腰袋里摸出一封銀子，有二十兩，轉身道：范兄弟
邊沒銀子，我替他拿出摯與到位，分去買鍾酒吃。趁
早丟開手，若是必要到官，我就收回，憑你處置罷。

人那里有心認真，對吳元理道：我們只為地方除害。
那在銀子如今看鄉親而上，饒了他罷。一齊攜了銀
子去了。吳元理解開了范順帶着他就走，這正是

平生無恨虧心事。

誰料他鄉遇故知，
到頭危急得便宜。

寄語世人方便好。

却說吳元理同范順來到一個冷靜酒店，買些酒與
他盤礴細叩來歷。范順從前至後說了一遍。吳元理
道：這山主姓徐，莫是徐尚書的公子麼？當初也有人

打令我，因拿不出許多本錢，故此不曾成交。我曉得是宗好生意，你快些去收拾下京，恭喜你發財。范順那里還敢去故意道那宗生意小弟原不在行，幸遇了老丈，你是縉練的，隨分把我些盤費，我把捨山的文契繳與兄，我也思想要回家了。吳元理道：這是大有利息的，如何肯捨？與人范順道：小弟立意不要，若丢了回去，徒自好了地方人，不如作成老丈，也還情愿。吳元理道：莫不是那邊有甚話說否？范順

透清○白○金○同文契有甚話說○吳元理道○我只有
五百担米做下去的○兄若要時便交割與你○待木頭
果有些利息○再○來○找○你○羅范順聽得有五百石米○心
下大喜○又恐怕他到山被那班人騙了○還來倒賊○便
道○大丈夫一言既定○你進山去○若得厚利○我不要你
找出分文○倘或失利○也莫要報怨我○如有追悔○情愿
立誓○既跪在地下○賭了一個大狠呪○取山○同文契
接○在○吳○元○理○裡○懷○裡○起身逃走○吳元理那裡曉得那番

緣故將船上米數交與范順，自分手各散。這正是：

三才○○○

○○○翻舌

○○○報恩者

一○○○

○○○控訴○○心

都說范順又誑了吳元理五百石米，生怕他曉得，還要趕來的一般。連夜催開船走了，順風油水不上幾日，到了蘇港，當下泊船江邊。范順道：「好，小來做生意，險些死裡逃生，還幸喜荷這五百石米，補一補，回家去整理舊基業。」料也不愁這碗飯吃，推蓬一看，只

見岸上兩個妓女，在那裡招人攬客。他就動了風流之興，道離家兩年，莫說不曾沾着婦人身子，在山中見了時，都是頭上打個椎髻，腰邊繫着一尺寬的青布綰腰，脚下那双鞋是與老公輪流換穿的。頭髮與牙齒都是赤金打造，是這樣裝束，就似天仙了。且從走賦來了以來，何曾一刻寬懷？今喜到家，已近且上岸，酌三杯，逢場耍；何妨帶了幾錢銀子，上岸，江邊就有一座酒店，范順往裡一望，見當廬的

這個婦人你看他

雖非國色天姿

家花不肯媚人

却也村莊別樣
野酒偏能充量

范順揀個座頭坐下對那婦人道有酒麼婦人道酒
到有不知中客官用麼范順道諸般酒都吃只是酸
的不吃婦人道我家是不吃醋的范順道你這里有
陪酒的麼婦人道我這隔壁的鄉鄰對門的文仙都是
三錢充紋一夜客官要下鉤我就送過東道來范

賺道東道出自你家走千家不如坐一家。眾婦人笑了一笑道客官你是甚寶貨。范順道我船上是米你用滑着量些來。笑罷婦人見他有些難堪故意眉來眼去。范順也斜着眼。趕着裡手裡脚起來。婦人道天色晚了。客官回船罷。范順道天下那里有辭客的。並人或是歡煩我吃酒多了。婦人道我也不恁問一聲。你當真是不去的麼。范順道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那裡去。婦人笑嘻嘻引他進屋裡。夾文拿些酒進房陪他。

原未范先也。是

吃了幾杯，婦人一往一來，兩頭烏頑着。范順却有七八分了，那里灑得。對婦人道：如今是客，辭主人了。請安置罷。婦人道：你先睡，我收拾完就來。范順也不當他，脫了衣帽，被窩裡一鑽，夜深良久。緣是婦人進房來，范順道：酒也賣勾了，來改行。罷。婦人哭着，把卸衣除簪。范順此時，宛如登仙的一般，心下好不快活。這正是：

終得燃灰

便忘淫慾

明の房〇正

風の門〇待

○不〇上

金〇曾〇床、小〇他〇不〇世〇過〇
看〇上〇急〇人〇家〇省〇境〇去〇
一〇珍〇廢〇常〇你〇圓〇湖〇多〇
妃〇轟〇不〇態〇家〇頭〇延〇磨〇
刃〇的〇過〇

叫〇一〇忽〇

道〇脚〇听〇

好〇己〇消〇

〇喝〇門〇佛〇自〇逢〇齒〇等〇
你〇聞〇外〇口〇作〇渴〇人〇如〇
是〇了〇喝〇難〇自〇鹿〇禍〇風〇
甚〇二〇道〇度〇迷〇逐〇福〇觸〇
人〇個〇開〇

好〇大〇門〇

宿〇漠〇原〇

人〇手〇來〇

家〇裡〇那〇

婦女○從○床○上○精○光○把○范○順○提○將○來○就○像○拿○鐵○棍○水○一○天○酒○都○嚇○醒○了○戰○兢○道○好○漢○乾○命○那○漢○道○不要○死○快○了○便○宜○了○你○水○條○草○繩○綑○起○了○吊○在○那○行○桺○上○用○木○棍○打○着○道○你○是○要○死○要○活○范○順○道○銀○子○沒○有○木○有○幾○担○憑○你○要○幾○担○就○我○狗○命○罷○那○漢○子○道○一○個○烏○龜○名○色○只○換○幾○石○木○我○只○是○發○了○你○免○得○出○醜○又○提○刀○來○范○順○叫○道○不○要○動○手○憑○你○幾○十○担○也○罷○那○漢○

那○里○听○他○將○木○棍○打○的○幾○猪○仙○般○叫○范○順○對○婦○人○道○

娘○子○你○來○勸○一○勤○那○婦○人○一○手○接○了○道○我○又○不○曾○被○

他○玷○污○却○爭○這○閨○氣○依○我○勸○你○許○他○二○百○石○米○我○勸○

奸○情○和○事○人○

他○既○你○罷○范○順○道○但○憑○分○付○快○些○放○我○那○漢○道○還○要○
寫○張○服○紙○米○也○要○今○晚○就○挑○上○來○范○順○道○一○了○听○你○
于○是○那○漢○放○他○下○来○取○出○筆○硯○勒○他○寫○個○不○合○黃○夜○
入○人○家○的○服○約○連○夜○叫○起○脚○夫○把○三○百○石○都○挑○上○來○
天○已○明○了○范○順○上○來○討○回○那○不曾○着○完○的○衣○服○疎○特○

出門，只見幾個穿快靴坐馬的，拿條鐵練，劈頭拿下。范順拖了龍走，范順此時像得那店主人是仙道，相知。忙招手道：店官來救我。一救登時圍了百十人來看。龍中幾個同了店主人道：這是巡邏營的番役，那番捕道做得好買賣，私了私和，地方上官府要他沒用的。我們奉守府老爺牌票，拿到本衙門審了口詞，要申解。操江老爺、巡江察院老爺那里去。這地方的于條店主人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到位。

怎的未向去不成番楠帶回店中，不得不花錢百幾千，講起必然將來那店主到又替他做了和事老。人對范順道：這事經官了要他不申解除，非地方官送他個淹心的錢。這幾官費，哨的把總職宇又有這百十個巡緝的番楠通上倅下，也要數百金，終買得靜字。范順道：我並沒有船上，只有三百石米，講得來就罷，講不來憑他怎樣。羅了店主人，来回議合，只時就歸，造就，以着三百石，數日守麻去一百石營理。

料鋪共去一百石，番捕講來請去也要一百石，只滑
做了八折，二十石。謝了地方處事的人，還做了許多
事情分的一般。范順目家手，狐了舉也，難不趕又在
他矮簷下，敢不低頭，時刻之間，把一船米挑的乾淨。
只落個光身子，風流又不輕，計清竇愛騙來的，
又被人騙了去，低頭忍氣，離了布家尋路而去。這正是

徒費奸心任轉達

風流散盡等飄空

第三回

宣淫儕。債大開端陽。
吉節嫁寒儒。猶娛幕景。

點絳脣

蝶舞○蜂狂○相思帶○綰面○凌下○燕侶○鴛鴦○早把
情播○玉腕○酥胸○滿斛○明珠○鴻真蒲灑○夢裡○風人○
真假○鵝金屋○添入○新圖○畫

話說范順家齊氏年已四旬。額日指眉畫面鉛粉。

塗得厚；的胭脂搽得濃；的將范順在家做；的那衣服；一目一套的；終日坐在鋪子裡；與這些客人吃牙；開嘴；那客夥裡面；賭錢；關牌；他；也；擦；將來；拈頭；喝采；若是；做；栗道；他也；揀；個；分；子；坐；在；傍邊；嘻；哈；上；的；有；那；少年；新；山水；的；偷；手；偷；腳；弄；做；通；家；待；教；生；那；老；氏；做；女；媳；時；就；是；不；成；材；的；了；面；龐；標致；身；軀；爲；龜；心；性；又；标；淫；蕩；十五；六；歲；上；已；是；與；、；偷；彼；行；承；的；在；家；深；不；住；只；得；賣；與；人；做；妻；那；范；順；只；領；貧

便，宣，那管他，破瓜，不破瓜，取到家，見他人物，清，遏，競，行了一氣乾無滴的。今他，看見齊氏風，驕，正中，下懷，到替齊氏，看風，同，引，做了馬，勒，六，望，空，提，個，頭，鬼，居然是，一位，得意，的，幫，間，湊，趣，的，蔑，片，齊氏，雖，騷，發，嘿，嫌，精，擇，肉，存，些，體，面，他，那，里，骨，甚，好，反，老，少，少，的，村，的，俏，的，到了，店，裡，着，明，鬼，調，嘴，調，舌，勾，引，風，情，的，話，鬼，大，凡，作，客，的，人，掌，着，財，本，老，成，的，多，浮，浪，的，少，那，老，成，的，見，他，大，小，兩，個，沒，張，倒，智，都，接，了，別

打裡去，有個把與達兩人鉤手逼的也怕。後來暗算，也聽不見再來了。以此施家生意漸漸冷淡了。這正是：

大國跨空縹緲去
時亡失人又折兵

時了未人又折兵

人短○小○有毛沒毛○開中冷暖○臂得通○難○是男子漢○
還冤腸大肚○那裡防閒他○那双賊眼○那街上有个二
二官原是門子出身○會串訛○把戲鬼年幾二十來歲○
俊俏風流○雖是龍陽隊裡寨首○也是惹婦人的稻穀○
他一進一出○都在范家門口○經過齊氏○動火也久○只
是無法去攬攬他○一日天忽下些微雨○而只見王○
二官飛跑進來○把脚往地下擦了擦○擦道好雨○范大
娘借府上累躲一躲○齊氏見了○就似天上掉下來的

一
般便道鄰居家多坐會不妨只是你貴人不端賤
地也不叫人倒茶取伺茶甌將袖中汗巾抹淨了斟
了一鍾細茶親手遞與王二官道請吃杯粗茶王二
是煙花塞裡都頭看這光景已有些慄了連忙接道一
向有失親近今日是兩大天留客哩齊氏將他身上
捐了又相見他穿著一件石藍尖綢紗道袍一雙青
漂白布襪脚下是一双藕褐色有邊翻新樣的鞋底
說道這樣襪地可惜這双新鞋王二官道

錢。一双銀買的燕晉沒有調換。已入內做鞋。腳面
偏就弄贛了。齊氏道。恁双鞋就要兩錢銀子。你剪個
樣兒我試替你做。一双看左右。你范大爺不在家。
時常來走。不打緊的王二道。范大爺那里去了。齊
氏道。他往江西做生意。還是舊年春上去的。劉如全
信也沒封。兎回來那老烏龜不在家。也能。家也是
沒用的。王二道。他不來家。你老人家不孤寂麼。齊
道。不勞記掛。你怕坐火餓了。收拾些點心来。與你泡

抽身進去了。正是

同○昨○夜○裙○帶○解○

今○朝○一○
不○畏○即○歸○遲○

原來王二官曉得他家還有個二娘子，人物精緻，有心吃一晝兩的，謹得趁風掛蓮，這婦人從裡面捧了兩碗酥餡菓餅，四碟新鮮小菜擺在棹上，斟了熱茶，他旁邊陪着，將那好小菜不住的送在嘴裏，一面應着米娘去，只恨這遭是初會，不好輕易動手。

天還到天亮那客被又攏了的見勢下頭罷
齊氏道恐怕還有不難處的理王二道這等我就在

这里睡一年也得两人已自透过了婚书王二道元色還早我幌一幌齊氏道我在門口等你莫失信天色已黑王二踱到赤婦人在門邊接着把他送進房

裡轉身出來道我今日身上有些不自在先睡罷你
們慢的收拾忙翻身到房裡等不的打話兩個人
就鼓湊起來只見他

一個是半老佳人一個是生方小夥一個健
羣虎一個鐵似金羊一酒貼身子貼銀錢像如
黑官鋪戶一個後頭進前頭出猶如過水視筒
一個瘦少倡淫開口獨吸西江水一個吃張口筒
李還斯一箭落双鵠你貪我愛拗不出初會風

流捨命拚身顧不得隔牆局耳

那婦人看上王二也非一朝一夕那里捨得放他下
庄王二又是生力精兵還要圖他後進奉承一個醉
飽而歸婦人心滿意足了王二纔下來坐着他便個
嘴道人說你家那二娘子人物風流是個在行的可
惜當我張他一張空齋氏把他招了一下道賊奴漂
白吃着碗裡望着鍋裡還不曾上料就想跳槽去看
你可有造化且把武侯事例過了三年五載捨

你去偷個當鬼。王二笑道：「喫好個長恨鬼。」王二因這句話透了情，依舊爬上身，儘力聳搘，直弄到鷄鳴不曾住手，兩個也不想睡了，索性美到天亮，起來把三二送了出去。約他今夜來得早些，正是襄王今夜何方宿。

車待携雲捲雨來，
那齊氏説了這件活寶忘記了昨夜那不自在的話，了精了神，說也有笑也有那七氏只是個鑽心的。命眼者在肚裡道：「這妻子昨夜說不自在，帶早就去了。」

兩頭脫了還是慢的圖他雖是只因有了這個事
頭幹事也不像先前。夢歸睡做一頭也不十分頭
審的齊氏曉得他的心病只是愛了他怎麼捨得這
與別人睡若不和同起來又恐拴不住他的身一
正月行鴉鬼別曉得王二乾也不來了齊生
在門前等了一個空這正是

荷花並蒂開

鶯鶯不獨宿

是思過到

過了幾日齊氏心下熬不住只得日裡也站在門口
看那一日果然見王二行到門口過他也顧不得他
听见叫道王二哥你求我有要緊話對你說你若不
來我就先死你王二聽了的確晚上看那齊氏雖然
恨他也有悔獨食是吃不得的了拿出銀子買了些
菜餚打了幾斤好酒等王二來修好到晚在門口站
了好一會終見王二闖將進來齊氏趕上咬了一口
道：「阿爹，」王二道：「我餓，」齊氏道：「你
這阿爹狠心的因餓猶餓狗再也喂不飽的這樣薄心

達丢了。慘了。時不來我曉的你賊心腸了。王二道有
譏的時吃。一隻清。你的人吃了。捨五數你。臟口含那。掛妖個。一精。口。且。酒。櫂。裡。等。喂。起來。補。王。斟。齊。完。二。去。這。口。酒。對。我。日。道。否。可。功。我。生。齊氏道甚不自在。把那臭屁。只怕別人不肯聽。我齊氏曉得事了。王二道。又有些小事。不詳。說。我。齊氏曉得事了。王二道。有

是個好人。王二道：我知你是老在行的，晚大娘熱這
樣說就是明晚罷。齊氏道：到那時再看。王二歡喜起來，趁着酒意把婦人推倒，弄起來比前些更洶湧，這正是：

新趣不如遠歸

閑後更加親熱

王二便早去了，打點那晚會在氏不等人，靜捱黑就到范家，輕車熟路，一逕走進齊氏房裡，到把齊氏赫了一跳道：今日原何來歸？怎是王二道：蒙你吩咐，今

晚要會新親，所以來得早些。齊氏道：好自在性兒，昨
晚緣來，就想到別人家去。既來之，貯安之，且安心了。
我的火改日會那今親去羅。齊氏因見王二來的早，
窩盤住他，不肯得溜了。不來，就連忙進房，把門閂了。只
當是又不在的一般，却說尤氏關門睡了。想道：那
大房裡還睡，睡得遲，直等收拾完了，還坐着。瑞輝不
了，怎麼這幾日睡得恁早？難道只管不自在不成？且
○喊○得○妙○等我去打探他一遭，重新穿起衣服，往前頭房間過

着神昧鬼的這小夥子常在門口過有些認的他老。嘴裡的禮。你。子。禮。如。昨。的。一。把。禮。有。理。夜。听。面。他。一。牙。看。許。只。說。脚。張。到。我。見。話。舉。只。咬。着。實。那。點。也。高。齊。你。櫛。磨。得。氏。住。相。亮。的。曉。了。你。去。做。在。省。的。今。的。那。一。的。門。日。礼。嬾。張。你。牙。变。面。漢。醉。只。櫛。了。有。推。割。棟。下。卦。人。車。椅。晚。來。難。說。樣。上。處。齊。道。等。子。一。飛。氏。你。斤。一。個。他。通。物。滑。

賃貸怎樣辦到

卷之三

卷二

腰袋怎樣撈到手。不知美遇武時，做個細密把
獨食，藏得好；的講不起，不把他自在，且關一個席。
看他怎樣我走到門邊，敲上鑼下，齊氏這是那個尤
氏道是：我齊氏道：我已懶了，你來做甚麼。尤氏道：我
未討個燈油。齊氏正待起來，吹滅燈，回他沒有。那王氏說：我
一想，這蠻嬌滿了聲，齊氏一聽，是他在無疑了。他沒忙，那王氏不曾穿衣服，進房來。按倒床，丢了裤子。

卷之二
五
武侯在西邊大羅_了的說着這便不
在三皇五帝中聖王二一西袖送一面細看他果與
一齊齊平武又相爭淫天物發也不按紀律大後
一齊齊之大是極淫鈔美無有底處、浮聲浪語音鳴
也子三二齊這光景尤重指不得在身上那里肯住

卷之二
五
武侯在西邊大羅_了的說着這便不
在三皇五帝中聖王二一西袖送一面細看他果與
一齊齊平武又相爭淫天物發也不按紀律大後
一齊齊之大是極淫鈔美無有底處、浮聲浪語音鳴
也子三二齊這光景尤重指不得在身上那里肯住

是個事

卷之三

送詩贊末一版
者吳澤倫

心者無過
而個

多濟寡氏發狠起來把王二將腰咬了不放王二負
痛方才去了起張在氏抽董肥頭把陰戶搗進也
聞言越望有家房地去子齊氏還扯他幾個帳方肯

勸，王二自嘗了尤氏齋頭，趕也不去，而整日在房
裏，鑲與大小兩個好酒好食，喂養着他，就似兩個
老包書一個名妓，一服，他所用無不奉承，只瞞
着女鬼貞姐齊氏換了五錢赤金，打了一根耳挖，
她又做了幾套衣服。王二逐日穿換搖擺，尤氏做鞋
做襪，幫親的花錢錦簇，他識得幾個字，又誨了一首
詩，繡在汗巾上，併一付金桃牙楂，在上頭。王二就是
請朋友吃茶吃酒，都是齊氏大把銀錢，照典他用，那

一曰王二往街上走哩着一位小夥子那小夥子道
二哥久不相見我道那里去了請吃杯茶去王二道
我正要請你兩個走到茶坊坐下原來這人姓徐行
四牌玉二官打扮的一般標緻年歲也不相上下是
一對冤朋友有名翻燒餅的有名米換豆的有名打
鑊的搃的是兌換龍陽的名色有客語為証
其有餘補其不足此之在前急馬在後兩口口
堅無却似穿牆化冰兜一而騰空彈如生藥

是每人一下出路。經官俱不拘。閉門妻妾。如他

要你幹他王二道。他还叫我做孤老哩。徐四道：「孤老
有恁容易自做的？」王二道：「你要我說，你可曉我一曉。
叫我一聲親！」老公公徐四連忙跪在地下，叫了他
千來聲「親」的老公。王二笑道：「不瞞你說，要我帶挈
你也不難。將他大小交情細說一遍，又說了一娘年
少有風情，那大約年歲在三十之外。那等淫浪，却是
未見的。我那裏答應得來，正要尋個幫手同你去走
走。」快死了我甚？以是一向誑先對你說，他有個女兒。

生得好，少不得要刮他上手，却要讓我不許你占。那時莫要偏肯座師了。徐四道說：「那里話，全从善。」嗰何時去督他督？王二道要去就去，何妨？兩人來到范家門首，齊氏正在那里吃茶。王二道走渴了，捧碗茶呷。齊氏正待回茶，灌頭看見，又有一位少
未、急、無、題
年他說道：「有茶，你進來吃。」那位客同進來坐。何妨？王二道：「這是我的盟兄，也要來拜你做乳媽哩。」徐四道：「我做兒子的極識人，提舉齊氏，這別要折壞我便。」

去個眼色道王二哥今日還往那里去王二道我同徐四哥去走走袁回齊氏斟了兩鐘茶親手遞與他兩人吃了而人一同出門王二道我今晚典他的定明晚同你來取樂徐四千感萬謝去了這正是

正有正朋

邪有邪黨

一則虛

兩則成兩

前陰後陽

男女同室

可嗟君子

忌而孤掌

古奧

晚王二來了齊氏道你何不也同徐心來走王二至道他是好人家男也女我同他顧路遇你他怎肯還鼠頭鼠腦也當齊氏道同着你走不遇也是個股精有甚上把兒的你來瞞我王二道吃着碗禮事着鍋也天下止有我嘴饅还有第二個不成齊氏也少油當我同你說正話你是必明晚同米走王二道者你怎樣謝媒齊氏道少不得有個陪二人角保集替也替你到替也替肩你到要我謝起來二人笑了一回上床去

喜道心按捺不下道酒醉了無罷。王二故意道：四哥，
是殺引進的，不好占大，後今夜謙讓，在這房裡。
入一通五夜輪流而轉。人說銀狐餓狗，且喂不
齊氏罵道：畜生根的大黃少嘴。老成一把摟了。
四覺自上牀，脫去衣服兩個大手起來把王二
兩個笑個不住。這正是：

綉裙下依舊舊物，歸衾上重換新郎。

王二道：我倆老成些，且吃完酒，着兩個人一遞一杯。

把酒吃完方纔攜手進去。尤氏道：老賤貨，也沒恁熱。
等不到晚，拉那亡八偷起來。王二道：被他摑住，不曾從容和你快話一夜。生出這淫鬼！你說好不好？尤
大道：他若不來纏我，情願要你一個自在些。說王二
道：你說他就肯放徐四來同你睡麼？早的博哩。尤氏
王二容他解衣就寢，兩下裏兩之間。王二道：他的女
兒，我當留心替他一眼，再不能勾尤氏道：古怪，這丫
頭生得有八分人物，性子板，執着頭，又利害，沒緊要。

房產也不少。我們幹的事物莫也曉得了。他老督脈
毛，脈打我。恨他不透奸反覲個方便，與你弄聳

一拳。害他那張硬嘴。王二道早壯角袖。

女牀香餌鈎鰐計

來取金闕繡鳳人

却喜貞姐那一日起早有幾事故到母親房裡來。只
見門還掩着，裡面有人說話。那床櫈一岸格的响。
此時他娘說道：心肝，你這樣能幹。王二那亡八
老子，起初來還小心貼意的。到後來只想恋那小淫

提口還口喊口到口我身上口只當口個口娘口輪口
要口你口性口子口耐口長口生口有口日口子口快口活口哩口貞口姐
蓮口嫁口成口身口進口去口恰口好口在口此口終口起口來口開口門口他
一粒口雪口白口小口穀口坐口在口床口上口床口面口前口述口放口着口一
男子的口壁口想口道口兩口打口夥口免口幹口這口樣口淡口蘆口即口的口事口這
話費口也口怎口麼口我口母口親口也口老口沒口正口經口我口是口女口孩口兒

不要防終著些真要一齊躍到混水裡。却不奔近家
里。那貞姐忍不住來對母親道：爹少門時生意何等
興闌。這半年鬼影也沒個上門。爹若回來可不叫怨
那者。閑門之中也要叢鍾。特別要把与鄰舍家並舌
頭未說完。齊氏紅漲了臉道：孽甚。你娘做甚。
來。你且請明。看論生意。客人不顧。上門催道：我
好拉來。你爹。從來有甚哩。怨天下只有娘管。女兒沒
有女兒。雪娘的看。你不出到。会來降伏娘哩。一頓發

作、把、貞、姐、罵、得、哭、回、去、了、老、大、道、他、皆、後、數、長、說、短、的
話、我、兩、人、數、落、好、不、被、死、我、也、不、好、對、你、說、恐、怕、生
事、來、如、今、世、界、都、是、小、欺、大、的、恐、些、氣、罷、癡、氏、道、
活、人、這、樣、不、識、好、看、他、可、能、跳、出、我、圈、兜、正、是、
和、同、邪、亦、奸、

法語杠底仇
空留貞女名
炭業冷山頭

那一晚毛氏与王二道那丫頭好不可惡会說嘴同
你作美他開了門命他一個死且出上氣耗是怎張

母親曉得，料想是護你的。王二道：「言之有理。同到
貞姐房門口。」尤氏道：「好，睡了麼？」貞姐道：「我睡了。尤
氏道：「我日間到你房裡，預備了一根簪子，起來開門，
手我尋一尋。」貞姐道：「哦！」正待起來，金鎖開門，想道：「這賤婆！
開着奸夫在房裡。」這婆不去睡，還來尋甚？莫是
有甚詭計，來作弄我？黑夜裡難分皂白，還是不聞的。
心，我睡了。嬾待起來，明日尋着，還來與你尤氏。
還沒起更，那里要睡？忙走等着，要關頭哩。貞姐

想他一根簪子，断不恁急，憑他叫，只是不開門。在
 氏對王二道：「這丫頭好老爺，不怕他飛上天，一個人
 把那門端了一會兒，美不開，又去取了一把菜刀，把
 連子下力來，○曹植止口氣撬門，又來撬窓子，往下
 着急，便道事不好了，起來把上下衣服穿了，守繫衣也。
 十分逼我，只以死自持，決不被暗笑了去，于是連
 花送來，收拾齊整，兩個人舞弄一回，見美不開只得
 王平去了，貞姬喰了一會兒，不動靜，方纔依舊睡了。

這正是

暴雨狂雲飛不見

巫山依舊鎖青苔

王二回來道事未不成耽擱我們的快活真白晦氣
尤氏道色你不晦氣他雖是女兒莫不是一塊石頭
想是不曾看見你明早趁他房內梳洗調戲他一番

惠奴毒計

萬一不然放起媒來女兒家有甚力氣推倒床上扯

下褲子怕他不進來順從麼王二道畢竟你有心計
說的妙到了次日貞姐想道昨夜被他們打擣要去

對母親說他是一洞的神仙說也沒用還要受些氣
回來且懲着等父親來再處想了一番嘆了一番一
面對鏡一面端眼淚急只見鏡子裡忽然多出一個人
頭急回頭看只見一個後生站在後面貞姐問道你
是甚人來我家裡做甚麼那人道心肝我來看你梳
頭一把就摟住親嘴貞姐嚇得東不附體大叫起來
四鄰八舍青天白日強姦人家閨女那人道少年人
這樣快活事不做你缺了一個指一個換約莫乾嘴

我。不。丟。倒。你。不。為。好。漢。正。待。用。你。那。貞。姐。裝。了。看。見。
○鬼○神○佑○之○
椅。上。一。把。剪。子。一。把。搶。到。手。望。頭。子。就。刺。那。人。慌。了。
丟。了。手。一。溜。烟。出。去。了。貞。姐。大。哭。却。來。思。量。日。後。那。
里。防。得。許。多。終。被。人。笑。計。着。了。口。裡。一。頭。罵。一。頭。尋。
了。做。忠。良。根。繩。子。要。去。上。吊。正。在。那。里。爬。上。椅子。將。繩。丟。
過。櫈。去。結。個。扣。兜。却。說。尤。民。見。王。二。慌。張。走。回。知。事。
已。不成。且。去。看。那。了。頭。做。甚。張。致。繫。到。房。邊。
只。

見在那裏做這套數。連忙叫家下人把他拉將下來。
將繩索手中帶子之類，藏個轍。尤氏反走到前面，
道：「你看那怪物，便早起來，呪罵了一遍，無故又上起
吊來。不是我看見此時好走到五殿了？」齊氏道：「他為
甚事？」尤氏道：「誰曉得？你看前日那光景，那個還敢去
問一聲？」這樣作怪，莫是炒嫁麼？齊氏不察，來歷走到
此，又是一頓臭罵。貞姐只是忍泣吞聲而已。正是：

痴花風雨何凌亂，空負郎騎白馬來。

之約齊氏道世上那有防賊的眼別要美個男
女在家哩齊氏道這樣看來不如喚媒人替他
尋個人家去罷就去尋了薛媒來齊氏將上項說了
薛媒道不知府上要甚樣人家齊氏道也不管甚人
家只是要快些成事薛媒道却好有個人家央我尋
頭親事男家姓顧是個舊人家讀書處館度日出不
得甚財若不弄他今晚還可成交齊氏道罷了不
接財也沒賠送講得妥揀個日子擇了去更沒話

說薛媒道：我去乾來，即說與顧家，隨備了礼物，送了
上門。那齊氏色慾迷昏的，那里還有悔？一面取了
來物，一面就掠日子，胡亂將家裡首飾衣服，賠了錢。
等轎子到門，線對女光說：「把那貞姐氣得發昏，振
懶做娘的這樣心狠也！不尋父親四家，也不通商量。
就是前世姻緣，今世明媒正娶，是齊氏舊事就是嫁個蕙蕡，
誰把我推了出門，又轉想道：「人言滑狼！」
也是前世姻緣，今世明媒正娶，是齊氏舊事就是嫁個蕙蕡，
一生不肯進人門，人言滑狼！被

大哭拜辭了家堂香火，自揚長出門上轎去了。齊氏自不返悔，到恨死女鬼來三朝滿月草已而已。那貞娘嫁去顧家，原來是替他填房，看是讀書人家，雖不富，却也清高，頗無深求之意。也當如沒有母親的一般，也不叫女婿上他的門。這正是

人說是親娘

親娘更斷腸

誰不負綱常

說那街上一個破落戶，叫做皮大，專一在街坊上

舍閒事，圖些咀嚼。牆有風壁，有耳。范家大小兩回牆。
那個眼睛皮大，一日帶着三分酒興，踱到范家門口。見了齊氏道：范大娘恭喜你。齊氏道：甚事？恭喜皮二道：不瞞你說，范大爺不在家。我每在街坊上早晚出入，看門焰戶的，只要你老人家曉得，我每的情，若相處，生死也替你走。莫把我們當做膾色。今日來，人家討些酒吃。齊氏見說，是敲打他的。這裏是臭因根花子，來騙我酒吃。我一條大匙，

聖母喫了皮大道莫要做過了頭留三分情面在好
碧天道與你這老子有甚情面討我個耳括子纔去
皮大道只要你這等無理齊氏跳將出來就要拉着他打皮大見男不是女對一面走一面指着道毛廁
姪石頭又臭又硬只叫你真要忙竟自去了齊氏還
趕出去指着他上罵罵盡興方歸這正是
膽大又心粗○
只聞氣似雷○

那齊氏不曾嫁女先之先還有些顧忌自從貞姐起
嫁只他大小兩個還怕那個恰好端午節到了而
棹酒約王二徐四來過午兩人少不得在家裡應個
郊兜將近午時徐四來約王二同赴佳期來到路口
撞着徐四一個舊孤老那人道四哥不見同二哥那
里去徐四道一個朋友約我兩個坐地同去那
人道吃酒還早同我渡上船頭王三道龍船還
不曾到那家等久了四哥我們別過罷那人道偏生

實這猶免頭勾當難道我，就做不起一個東家。四
處怎樣罵我同你走打發二母先去。忍怕那家子
橫王二得了這個腔口，抽身逕出，回頭道：四哥，我先
去，你就來飛走到了范家，只道是節下無人瞧見大
搖大擺走將進去，却說那齊氏酒席齊備，不見狐老
參，急急如火燒如箭，進來看，又到門邊，張了走進走出，再不得停心。
急又說不出尤氏覺得了，道你莫不是餓了，左
右有兩樽，且先喫一杯，留一樽等他兩個罷。齊氏道

這也說得是蟲趣，兩個人一盞一杯，也有四五分了。只見王二頭將燈來，兩個道：「約你早來，這早晚緣西教徐四哥哩？」王二將同來說了齊氏道：「這樣一面吃着等罷，斟上酒來，勸了王二三個人痛飲一通。齊氏酒已有七八分醉眼，斜看着王二道：『你這人，我把你交了把。我，你再由我不攏我身。今日汲有事，你這人，在這里看。你怎麼發放？』王二酒興也發作了，說：『我替海魁，節何如？』王二身上脫得精光的。

裏天衣服，有甚難脫。齊氏早已脫完，睡在那春捲上。
把脚跷的高了，兩個人趁着酒興，笑得天翻地
覆。那王二身底裏的是齊氏，眼裡看的是尤氏。道二
娘，你如何這樣道學？穿着衣服斯文，作甚事。
尤氏听不得一聲，也把上下打量了。王二仗着酒後未
事齊氏，有了兩杯酒，真醉了。連暢竟昏了，瞞着了王二。
見打鼾呼連暢，丟了米樓。尤氏笑那史大正要
去看龍船，終到巷口，却見王二鑽進范家去。皮大道：

管閒事的待我娘去，原來王二來特
意那個還記得問，詩二人嘻嘻答
了，好一會又不所

班際皮漢子，着裝，去請約保，披甲來。這時人一聞

走進范家去，這正是

走○快○深○原○文○深○抽○来○一○一○淺○王○一、朝○一、夜○荒○羅○網○漁○入○期○個○個○送○二○吃○得○大○利○頭○心○顧○日○醉○一○時○劈○鎮○不○倒○時○西○斜○皮○不○澳○那○裡○肯○放○手○驚○起○鴛○鴦○打○鴛○鴦○望○後○掀○翻○仰○天○曠○倒○其○中○有○少○年○要○好○聲○時○

將○時○恐○不○往○大○床○發○作○起○來○的○也○有○碎○了○兩○口○唾○些○津○
繩○一○個○起○來○外○施○跑○的○皮○大○尋○了○一○根○大○麻○繩○將○兩○個○人○拴○
圈○鬼○也○將○種○養○起○來○他○見○了○這○樣○光○景○也○放○漂○不○個○前○
趣○了○須○更○約○保○衆○人○來○見○他○三○個○一○綾○布○緣○浸○溼○
穿○齊○道○作○孽○對○皮○大○道○或○不○像○樣○拿○幾○件○衣○服○
與○他○遞○上○层○大○家○做○好○做○及○丢○幾○件○衣○服○與○他○都○不○

與他褲子不多時人齊得多了，鄉約道：這樣光景必
要經官方免是非。衆人齊道：言之有理。一行人拉了
扯了將三人連環套子拉著到西城兵馬司來。兵馬
審了衆人口詞，三個人那里說得話出。兵馬見是二
正奸情，丟藏下來。王二打了三十兩個婦人拖出門
外，各責十五板。幸喜都是不穿褲子的，不消動手費
力。兵馬分付寄監候申解巡視察院。衆人各自散了。
這正是：

奸淫若是無官法

誰將法雨洗乾坤

此時把這件事當做新聞，闢滿一城傳到貞姐耳朵裡。貞姐對丈夫道：「這事如何料理？」丈夫道：「我每清白人家，莫要理他。惹這堆狗屎沾在身上。」貞姐道：「這又不然。他們在熱鬧處不理他，也罷。如今出醜，不去煩惱，要多冤女婿做甚麼？」丈夫道：「這也說得有理。」叫丫鬟子同了貞姐回家。貞姐見了這光景，好不悽愴。隨查點家財，見沒甚積蓄，只存得幾串銅錢。貞姐道：「父

親出門丢了許多銀子在家，日費用在這班沒骨
小賤子身上，豈不可惜？尋了幾件首飾衣服當了
錢，兩銀子叫丈夫衙門使用。齊氏知是女婿來招贅，
他心下又羞，又惱，傳信出來，叫女婿千萬駁他出監。
那女婿討了官府口氣，連忙回對貞姐道：「要做文書
巾解察院又吩咐本匠做了。」一面三個人的長板，把
三個人枷在一處。貞姐道：「這樣裝醜，如何使得？」
沒有銀子，只得在這間房子上着腳，喜得這行是個

極熱鬧物件，纔開口，說有姓張的拿三百銀子來頂，即日成交。貞姐得銀到手，叫丈夫來打點官府訪得是可擾之家，那里肯放鬆他。說來說去，共費了一百六十兩，上頭衙門知曉要來捉人，又費了一百兩，離項使用，共去二三十兩，剩不過幾兩銀子，開了張帳目，傳進與了丈母，即同貞姐回家去了。那官府湯公銀了尋題目，將三人放了。王二抱頭鼠竄而去，大小兩個回到家裡，見張家已是各色匠人在那裏分頭。

修整兩個洞，久站不自尋了一間小屋，當下搬了那徐四假意來探望，又留他過了宿去。偷鴉偷鬼性不改，徐四又去約會王二。依舊來走動，齊氏却沒有半日，澄用了起初當衣服，後來賣家伙。龍氏見大的子空了，支應不來約了王二，趁夜裡挑之天，了徐四。見龍氏走了，也不稀罕這老貨，託故也不來了。齊氏只有女兒，又無顏面往來，當如在孤老院住一般。後來龙氏跟了王二走在外方，依舊偷漢子。王二把他的

賣了下水清了些銀子回家那知得
上帝權司令○最惡者奸濶○
古來傳報應○非身即子孫○
若使無彰瘅○何由別蘋蘩○
所以感應為○善理自常伸○

小口正
逆卦。得財又得官。

青四頭有福氣

卷之三

老眼摩挲評舊案
糖牛勿復歎亡羊

富貴難招姓字香
回頭利慶是達榮

羅麗萍順在荻港，被人勒了腰圓，身上分文九無想道我出來做生意，恁去游手串喜游還是我。若是別小本營生的，叫做怎處？我還不是專靠這宗的作速

由去守着自家老本生意，恢復不難。走到江邊一望，
恰好一隻下水船在那里忙上去問了姓名，那船家
說認得是南京開米行的便道。范老爹既要趁船快
些，就捨行李來。范順道：「我是空身，且無行李。」船家道：
「你是何等人家？有沒綱行李？」范順道：「我從江西
東路上被盜，空身逃命，所以如此。莫說別的，連你船
錢文應該還得重。你充去，撫到南京還你。另外重了謾
你。」船家道：「只怕此事不周，敢要商量。」范順道：「

這船家送他，耽擱半個二月。那船家曉得他的恩頭，
就送給他受用，連鋪蓋都是船家讓與他的一日。
到了水西門河下，范順在路上打攬你，可着一位娘
我上岸去拿船錢，謝禮聽一併付他來。船家應了。
着一個水平眼，他去范順一路走來，遠望見自家門口。
牆壁棚欄收拾的整齊，一箇暗喜道：我出門兩年，
信也不曾寄一封來，喜得他大小兩個支擇家務，又把
館面整頓，僑樣光景看實，虧了他們古語云：娶老婆。

政等一世人窮我男子濶到折得精光宣不見笑子婦

人廢心中歡喜脚步越加矚躍這正是

相逢是夢日化雀重來故國井邊淮千年丁全威

走到門口正待舉步進門檻頭一看一行大字却是
張家老糧食行他把眼揩了一揩道莫不是錯認了
我家人家還在隔壁插身回來兩頭走了幾遍找

是甚麼緣故我家人都是如此心說道這一事又向連弟一
忙走開了范順一連走問幾處都是如此心說道這一事又向連弟一
是甚麼緣故我家人都是如此心說道這一事又向連弟一
用的也不留一個若是遇了禍事兩個婦人千辛萬苦的使這
大事出來連房子也改變了店裡人又是眉生眼睂

的不便去問他。怕惹出是非。怎麼這條街上再不見一個相熟的出來。原來范順作人一向刻薄鄰居都是懼他的。見了他來遠遠都躲開了。一來道這個人是個現世報。還理他。則甚。二來道傳吉不得。這樣醜事也不便開口。就告訴他也要一日的工夫。纔說得完。若不然便了。范順尋思無計。不如遠走一步。遇着個相士。問他一番。再米。低着頭。就走。那里的船家。詰他。道。你還走那里去。我的船要行。你出口張口。

我○西○順○一○社○子○的○話○又○不○好○說○只○得○道○你○那○家○長○認○得○是○要○鐵○一○把○揪○住○不○放○范○順○真○要○動○脚○那○人○就○要○行○起○兒○未○范○順○氣○滑○目○瞪○口○呆○還○是○依○了○傍○人○勸○解○將○上○身○那○什○道○抱○脫○下○来○准○與○他○那○船○家○還○睁○着○双○眼○一○路○里○罵○打○這○正○是○忙○如○喪○家○之○犬○

春○似○落○網○之○魚○

走遍天涯無路 悔不十年讀書

范順身上又穿得一件短褂子，慌了張了走出街口，都好遠，望見一個相知來了，那人走到面前，范順叫了一聲，那人轉頭一看道：范信之，你是何時到的？這樣裝扮，范順道：我終到正要來奉問我家下近日事体，那人道：你還不知道麼？一言難盡，你跟我來，你細談，到個茶館坐下，那人道：老哥你好，在家做主，只是不該出門，我說米葉怪我嘴，真將他家大

似出城去了。這恰是

四頭羞見故鄉而

長安雖好又難留

却說傅御史因面聖出朝，又接了歲個閑賊的榮報，就在朝房大家商議回奏，直到一更後方回了一到門，便道：不好了！我又事那吳代丞要被他發作了。不到了私衙，一逕開了門，叫道：卜先生，着實得罪，那裏叫得人應，便與小童來問道：卜相公那里去了？小童道：卜相公方纔安睡，這會不曾啟聲，想睡着了等。

我者來點火四圍一始。那里見個兒影。傳御之道。這門是鎖了的。難道飛了。想是。你得罪他了。我問过他。就來見。教你小童。慌了。四處尋。照像長蟋蟀的一般。走到後面天井。只見兩隻鞋。老遠的一邊。一隻拋在那裡。那狗洞磚頭塌下了。好。我。堵洞上也纏抹的乾。淨。便道。下相公。鎖狗洞。出去了。傳御史。道休得胡說。親來一看。只見有些可疑。便細詢小童。小童一五一十。將日內炒話的話。都告訴了。傳御史。道難。

難道捨不得不去看。他一看，兜范順歎了口氣道：唉！原來有這樣事。出了茶館，別了范順，道：我那女兒，點了年錢，到虧他識得大謨，留這些根蒂，也是奇事了。只是女兒那邊女婿，從未識面，這等樣子，如何好去做個初會？暫且避去，天色漸黑，無處投宿，只得找到顧家來。走將進去，女婿姓應正在那里，放學生問道：你是那里來的？范順道：我姓范，從江西總回來的。女婿慌忙走將進去，只見女兒，往外張了一張，一聲哭起來。

道，我的親爺你為甚的去了。這世時如今終西范順
見了女鬼也此不住眼淚道命運不均多虧了你都
是你做爹的不是了家下事我都明白不必再提只
是我在外面又折得精空無顏回家只圖見你一面
我不尋死也要出家做和尚去了。貞娘道說那里許
女婿雖窮却也不負你一人耐心在這里住罷只是
不要怪女鬼怠慢于是走進去取了丈夫一串
布褶襪與他穿了收拾晚飯安歇自此范順就

管住了這正是

富貴由天莫強求
居家若是無善狀

憑將方寸度春秋
景向庭前作也風

又一首詩，草道莊順歸來之事，有云

少年曾說龜封侯
內外歡親一筆勾
曾遇赤松相借問
兩淋伯解五更頭

話說吳元理自別范信之後，即時收拾，到曉州。一到山下，就訪了烏紉。他是本地人在行，就有人把

范家被整事情說與他，知是元理道原來老范這樣奸險，雖然如此却也不怕，雖遭騙得我的山不成，即去拜了地方上，找個老成的人，将前事說明，逕自上山查點木料，原来范某之齋山也有數個月了，山中被殺的，个個持的刀棍，扒去藥了認不得的烏鵲、狐狸、銷燬了，衆人起先明是欺騙，畢竟怎敢還美那圈套，所以竟自胡盧混了。元理把山木點了估，一粒鬼就識得大木不曾。

水頭這是甚緣故。那木頭雖砍倒山上，是有主子的地方人只好揀那跑得動的早晚賊手賊腳偷走。炭根這大木頭不是我個人扛擡不動抬呼掌號。轟振山谷做賊的人怎敢呼群結党明白來扛。況范家有武將不曾來惹到官府面前妻子了手腳倘或犯出事來請將那個山西大木居然未曾動。吳元豐丈犧山上零星未砍的領人搜山砍個禿盡從前所失又賠補了一而在山結網候水發放下正是

不應蘇季財後物

那怕鴉寒去不回

大奇

甚

恰好那年封個王子出來分在饒州府聖旨倒下江西布政司蓋造官殿辰日起工報完以便擇日起出來布政牌下府縣催促縣裡差人訪聞訪得吳元理有許多大木報了知縣知縣發個名帖差人來請相見吳元理不敢叔帖道着差人來見知縣問他價目吳元理道小的也不敢說到下路的價錢只是在山估值也值萬有餘金知縣道着與巡司也有共

利山估價隨復道是些。一疋表絲還這事。二疋生絲
本縣也。是奉公調度。依上一牒說。做個八折糴本錢鹽。
三千兩申文布政司去。一千四百兩餘者。本縣申文。
道轉詳撫按。皆賈契計圖。羣言効勞王府。這也是個
正路前程。日後討得實。二六可以傳封誥。一命之榮。
本縣恥給匾旌獎。賈契古一錯過了。吳元理想道。縣官
如此爽快。且這六千金知足。是。的。人。我也莫本少利多。況又
博得烏紗一頂。回家榮祖。也是好的。茶道小的血本。

勝折得多了，且老爺分付不敢不遵。只是日後還來老爺肯目羅，知縣大喜，即免二千庫銀交與吳元理。又發一道關鈐文帖付他，徃布政司又替他申詳撫按，奏請王府義官吳元理領了關文，到司隨即招散支餉。不數月，旨下欽授王府義官。吳元理辭了告子，府縣又給個金字牌，送來擇吉日帶祭禮拜銀子。府縣又給個金字牌，送來擇吉日帶祭禮拜客。好不耀輝！心下想道：這一场功德，是范信之作成的。他雖有影騙之心，我已受了利益之實，不可昧却良心。

何時遇着他還要着實報一報這正是

渡口桃花今不見

武昌楊柳盡成陰

門前車馬如流水

須錢將來也變金

那是元理是走慣江湖的人家中那里坐得住又收拾一千金買了幾船貨下南京賣一來做生意二來順便訪范信之正是多錢善賈不幾時置办齊備到了南京尋原路到范家行內他不曾留意心竟自剝容廝坐下此時吳元理打摺比前頭大不相同頭帶看來着此往日門可

方巾穿夾紬道袍脚穿朱履兩個齊整家人跟着
米行主管問了來貨孰無人同他家人上船來着了
米樣合了價錢大祿筵宣歎待吳元理道學生些了
這半日怎麼不見葛老丈矣非又上門去了主管道
本行姓張不過姓范吳老爹嘆訝這是空信之的
房子原何說姓張主管道是蓋頭那姓范的
是個不端之徒作人險刻他起家原故却只可笑他
初開行時不上二百餘金後來有個江西客大錢舞

始得他。你這二三子。山行前。於商鈔客。辰子。這事。是
人來。守也。三周。自開倉發賣。帳了三千多。及至客
到。聽。到這裏。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
相。知。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
他。也。葬。夫。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
他。你。這。事。是。這。事。是。這。事。是。這。事。是。
得。昌。盛。齊。士。如。客。志。厚。也。不。與。他。較。量。毛毛。

想道：不是這人說，那裏審訪，特恁精細？
也，有個天理。他先前騙我，後來暗中却至三五處
等報應，又顯又速，暗自嗟異，也不好說小口。
道：那姓范的如今住甚所在，生曾道這等壞事。
與他往來，也不知流落何方。他如大人狠人，
正還在前面。那喬喫邊一個兒注吳元理心，
大不過意，却又無處找尋，只得云了這句頗美。二
帳已收完，買些客貨，要上湖廣去。那日正在李

買物件，忽聽着見個人有些面善，仔細一看，是范信。

范信之便叫道：范老丈，那里去？

范信

看見了吳元理，見他意氣揚，大模大樣，口口相，他正要低頭，遇著吳元理，一叫，老丈，二老丈，走近前來，你這兩個人如何分別？

一個高方亭柱角，撐天一個破壁，三三五五，

一個氣宇洋洋，麗光射數丈，二十二三尺，

一箇白丁牛轆，一個鐵騎，橫駕，無不三尺。

留一個總目黃面張子，這裏說的這事，
舊初無先後之殊，氣勢彼此一脉，
之而正是空有豪傑，不為人遺，子上
老道你一向在可重，且我尋些人去，
金史列有六拜望，一句只上三拜，至大二
送今婿何人，我好待你色信之速，小聲是言，
日近又添了外甥，家道甚是不足，且無處，
那裡糊口，子能吳元理分付管家，送今日，

至同范大爺面去談。于是並了光信之來，到至同
坐。酒席款待，又將得官之事也。到他說了，又道
已爲了船上湖廣喜今日有緣遇着不熟，那裏還
好。依我說令婿淡薄不宜打擾他。你如今這般老
了，不問在家出落，色你五十而一年積世，他這般喜
事，你修全變也是光彩的。你心下何如？事之既昌。
這樣擡舉，小弟越一感顧，謹依尊命。至同聽了，
喜極，次日吳元璽、福基、
至同

我如今每好幾年了可耕種。上山打獵。下水打魚。也
總想發家。這幾日漁網謝得正快。一筐一筐的賣進來。
你為何偏愛你的銀子。是死理。這錢對人兩樣。若一
樣少些。兩样也還不是用我的。本錢。利息等之。恩情
一報。那來女家。問道。你昨夜何事。不可危懷。如此急
忙。我聽了。然遇着吳元理。他見我打獵。已瘦五十四
歲。呼我同他出門做生意。又道。老兄。你久不還。
我。和。你。銀子。補。向。來。薪水。之。費。天。去。今。不。還。上。之。

說是那裏有了頭上有重大的事，因爲這事
已過，只存一絲不苟之心而已。不復追尋。
大喜等他洗漱已畢，各各當待了頭，方到天
王殿，玉聖寫中座了正位。

聖嘗中進士正逢
孟嘗門下三千客
明日數風知是誰

是毛體大書也造了些大謬，而謬生反片為一
篇尤甚，第一半或可也，後半亦可也，惟此在約也。計
吾兄正照得，又謂之何？請以此示我，我當更正，是吾弟一
事也。

李子勑說，這深婦曾先生不與他見面，他連着拉他，並信之於命，轉前走，那里拉潛原，乘着人見這光景，知是不能重合的了，孤身一個，如何是好，思想難過，那晚就做個懸梁刺股的放事了，消息傳到貞姐，貞姐着人知會父親，逼母親吊死了，范儀之也不顧，他還是女鬼，拿出些銀子，把他裝發，送去殯葬了，這正是：

不見善報

只見惡報

試看推埋叔嫁人。

東、南、西、北、天、地、山、海

西の邊に生は種は魚の鱗の書を有す
と云て是處に此の邊の子の見う在り
而も先に傳し著の信に包つ候ひ監の
三の生の到の只のえり出の叫の門の
火の通の水の道の柱の去の彼の口の
氣に付じての穿の往つての人の格の
口の聲の得のうの腰の這の將の値の是
並の両の要の色の邊の差の邊の知の
字の數の動の衣の取の人口人の縣の
夫の子の刑の官の出の得の帶の出の
毎の去の的の麻の麻のうの番の門の
字の邊の鬼の來の繩の分の候の他に
繩の頭の故の拿つ通の付の四の軸の
壁の上に又の他の候の不の来の門の
來の端の來の差の備の管の稟の不の
見の隣の人のうの三の我の及の
縁の盤の就の花の毛の說の知の
意の子し間の信の二の器の盤の
と並んで候の事のうの知の一〇

目錄卷三章法

公治先禮一月完

不曉時知縣回來差人稟道老爺分付拿的人在廁候。知縣見詫信之晚在丹墀下忙與打點封門。自下來快走進來大原来在這里詫信之已是魂木附体听了這句話檻頭一看原來就是姓顧的女婿同進後衙請夫人出來相見那貞姐听得父親來到慌忙出見道爹爹原何在這里危信之遭你們多時到任的貞姐道純是爹爹來的那年有科舉難

中了進士，初選就是這里知縣，整日想你一見。乘着
你天幸緣法湊巧于此相遇，分付整理酒席，請老
爺接風。范信之道：我有件事商量，依我說做，你來是
去，肯留不然我就要出去一刻也坐不住。貞姐道：三
事怎看急？范信之將吳元理被人誣害下監說了一
遍，頃知縣道：原來昨日告人命的，就是那位姓吳
了？若是誣陷，都在小婢身上。范信之說：他因口
上，就見分曉。范信之聽了，心喜，地下叩了多聲

公

卷之○

一○

險○

歲○

原○

來○

是○

需○

索○

銀○

子○

哪○

班○

蓋○

人○

與○

鬼○

使○

要走消我的恩人在甚麼在我安心在這
客也隨意不去女兒見他出至誠不敢嫁留
又叮囑了丈夫我句只得讓他出衙信之鍊
街口只見到一行人跪在門口只得讓他出衙
恩口奇口到口黃口把口花口信之口吃口
險口歲口年口破口眼口葵口信之口吃口
一署口年口破口眼口葵口信之口吃口
原來口是口需口索口銀口子口哪口班口
蓋口人口與口鬼口使口

每館門待要怎麼，又有一班休曲些的，却是書吏是
這書人與他求情的，書吏道：「為不謬時是太爺達
書人被牌多有得罪，整了一席，奉太爺鑿頭，求本爺
替他狗命罪，范信之弟，這是衙門中，請來我，都無心
報復，若說整酒，斷不可，那書人跪在佛上，那個肯
應，書吏道：雖然本爺不責備小人，也不准宣經牒酒。
雖不是情虛負他的窮，奉元信之道，既如此領你
一脉，只是這酒要送到監裡，吳爺處去，方在領情，果

甲子年正月

這一擇，分明故意了一擇。降將酒席，這事誰知？
舉頭那吳爺，吳元理道：「這酒誰送來的？」那人
說是范爺送來的。吳元理跨脚道：「這也外美老范。
這費你大事，我這樣含冤，他還似快活？這調
是少老成說，尤未了范信之。」進得監來，吳元理
盡力歎了氣，這齊整酒席作甚？范信之笑嘻嘻道：「小
人向也少情，這酒雖不是我備的，却也美得過是。
添了你可飲一杯，還有句好話兒對你說。」吳元理

被官府拿了，為何這等歡喜。范信之道：「勸你三杯酒，我緣故說吳元理一口氣吃了三杯。范信之道：『三乘喜你！道這知縣是誰？』鈞將上頑事，誑了一番。鈞是這些人索賊我的銀子，怕我對小審說。」鈞曰：『如此，吳元理道有這等湊巧的事，原來今婿中了舉人，做官了，你我還不曉得。今幸有緣相遇，談話。』鈞飲三大杯，總是且問你今婿曾追及我事否。』

之這翻譯學生也。你出去，兩人都歡喜論說，說到

在牢裡，說似在那華堂上，赴喜慶的一般，要這
些，樊子平頭都來賀喜，忙個不了。次日早堂，知縣捉
提吳元理，這班人來審。知縣問尸親道：「你父親多少
年數了？」那人道：「小的父親六十九歲了。」知縣道：「這禮
竟人家，還經得打麼？」想是跌倒歿屍，如何賴作人？
那人道：「萬目所覩，是吳家人活打死的。」知縣道：「吳
善，你也是有門面人家，你若捨得把父親到戶場上，
檢討致命，有傷吳元理，令當鎮命。若是致命處死，

做主定要問你反坐你情愿檢不檢那
這事一無憑這到是無事不成反輸一局了也這
事，三身家物捨不得父親施尸露骨情愿不捨
這事，天斷服知縣道既不驗尸人命是假的了結果
是冤枉吳元理處銀一百兩與你贖葬不許故
此令人押出完日回話本家纔頭出去正是
子立不作虧心事休問審天知不知
如此逃生誰是命

范信之在衙門口探頭探腦似傳小報本來一
般說看吳元理便作揖恭賀吳元理道這是些丈
老何來賀我吳元理次日寫了請手奉欽摺王府來
書吳某白米一千石煩范信之送進衙去貞姐那里
受到又發個請帖數署端茗板凳差人來請三元
桂齡不允只得赴席先是顧知縣見禮吳元理至
廳告坐只見一個小廝向范信之耳朵邊說了半
句范信之點了頭道小妾出來拜見吳爺吳元理

本鼓聲真極已。是晚出來了。後面跟着幾個人。到元理面前。是禮那曉得貞姐就磕下頭去。吳元理說。一關人不敢來扶。只滑跪在一邊忙叫范信之正待向前。他回洞頭已自癡了。說了貞姐道。吳爹在上。家父屢蒙看顧。虧員外。這事不會還。始終如一。真個是患難生兒之交。到晚。那日家父所傳的話。吳爹到客氣了。日暮時分。到小處。依舊吳元理道。

金朝堂上共進
○昌黎○○○○

狹路冤家初不同

老夫願到這裏，圖范信之道，令婿作官，親翁可以
無憂。老夫還相報出路子，只是老丈客身除乞用
一盞茶，帶着盤金錢已矣。免明白，你可收去，即將
老丈送老丈還。老丈道：蒙你恩賜有年，無處還。
老丈道：老丈，我有銀子與我用不成。吳元之
老丈道：老丈，這事親翁應得的，又不是分外送

這裏，那學志停之見說得有理，只得袖而擣之。並
著學志說知與姐道：他是個志誠君子，你叔不妨。
便起身到這里再選個程樣說是伺候吳元理兩
人，當日同了一張差人，拿着知縣各拈程樣二十
支，送吳元理去。得狀子與巡官之話別，各自東西去
了。到來日，王子良已到了杭州見了吳元理，捐
一千兩江西這筆錢，他只是少少的取用，是豪
爽的。到次年正月，這一個年子就受了玉

這裏臺叔被聲意罪都盡心細安靜，
言幾語來就完一行人進去了。朝和縣三個人餽
送錢財易舉，只一回便向一個小學生出來。那門
面首之道，定是舍財賂吳元理。道法是皮毛事，正道
事無一人全有福之案了。想知縣也是一番酒完出
去，先到錢莊轉了一遭，次日煩你那話已今早不
在城，如今有個錢庫，如你商量，究竟之道，請謂吳
先生。如今一載，錢庫中錢物，不難找，到來

臣聞之，人主之不尊，非一朝一夕之失也。自秦始皇滅六國，其初心竟信之道，這
事極少。及二世而秦之亡，皆由武帝之威權；而漢律主媒墨
者，是又一傳也。雖秦之亡，固有其故，然其亡之速，亦非素
無所因也。自始皇之始，至西漢之禮尚來范
安，則其間無不以爲法也。故其後漢律之威權，而
其後無不以爲法也。故其後漢律之威權，而
其後無不以爲法也。故其後漢律之威權，而